

唐大圓居士著

世界教育示準

佛學書局發行

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圖書目錄

民國十八年七月訂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每冊二角	龍舒淨土文	一角	一代守本尊像	三分
世界新文化之標準 二角五分	初機淨業指南	五分	近代往生傳	一角六分
世界教育示準 一角	阿彌陀經直解	一角	硃印心經印譜中堂	二角五分
佛法萬能中之科學化 五分	彌陀經分科略解	一角	到光明之路	五分
託爾斯泰與佛經 一角	西方啓信錄	一角	重排看破世界	五分
論佛書稿第一二三集 每冊一角	西歸捷要	三角	廣長舌	贈閱
佛敎人乘正法論 三分	戒淫拔苦集	一角	闡北新民	贈閱
佛學寓言 五分	了凡四訓	五分	開智道路	贈閱
百喻經淺說 五分	阿彌陀經	一角	佛說無常經	贈閱
唯識易簡 一角	朝暮課誦	二角	往生安樂土法門略說	贈閱
唯識三十論紀聞 一角	念誦集要	一角	戒殺放生集	贈閱
唯識方便談第一編 五分	念佛儀規	三分	放生殺生現報錄	贈閱
唯識方便談第二編 一角	佛七念誦儀規	三分	重刊聖師錄	贈閱
大乘起信論解惑 一角	淨土懺法儀軌	五分	慈護編	贈閱
八識規矩頌貫珠解 三分	大悲懺法儀軌	五分	金剛經解義	贈閱
大乘起信論指要合刊二角五分	傳授幽冥戒儀規	三分	醒世千家詩	贈閱
楞嚴經指要 二角	傳授三皈儀規	三分	諸佛菩薩本願集	贈閱
釋迦牟尼佛略傳 一角	三時繫念	一角	蓮池大師隨筆分類彙編	印刷中
佛敎初學課本註解 一角	放生儀規	三分	護生畫集	印刷中
真言宗義章 一角	大日如來像	三分		印刷中

▲注意

贈送書籍如蒙函索不復須附郵票空函不復



世界教育示準敍

佛名世間解。其垂教化。皆隨順世間衆生。一一解釋宇宙人生等問題。故六度萬行。罔非淑世善羣之要務。况教本兼政。華夏已然。禹敷五教。孔子亦言既庶而教。釋氏深解政教合一之旨。故特示現王宮。然後出家修道。以研偏教衆生之真義。及其成道轉法輪。說法四十九年。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者。及入涅槃後。弟子復纂輯其說。成三藏十二部。故今日讀內典經律論。卽視其經爲教育學。律爲政治學。論爲種種科學。可也。

然世人不察。或聞佛言出世。視爲普通宗教。或病末法學佛者。偏於禪寂。不問人事。孰知佛生人中。以明人事爲本。昌言大乘。以普度衆生爲事。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尙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若率土之民。皆淳此法。則吾坐致太平矣。尙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垂拱致太平矣。此但言十戒十善等已足。大隆治化。佛亦以此名之曰人乘。若更進研大乘唯識等學。則復能廣攝今日哲學科學。而匡其不逮事業之偉。尤爲難量也。

頃者自歐戰告終。世界政教。如瞽無相。如是有多數學者。始轉念東方文化。欲闡發印度哲學以

援沈溺。要之今日高瞻遠矚。大勢所趨。非昌明東方文化。不足以止紛亂。非宏揚佛學。亦不足以整理東方文化。因流溯源。揣本齊末。則應悟佛學爲政教之靈輿。大圓年來。愍世興悲。嘗以提倡大乘爲濟世救國之資。每摠發管見。宣之報端。見聞感動者頗衆。今爲方便讀者。復取頗切時用者若干首。略加增刪。輯爲此編。名曰世界教育示準。雖各單篇不盡鉞對。教育說而教育之精義。多可索之。言外。且惟佛陀徧化無量國土。故談世界教育。亦不可不以之爲準。

世界教育示準目錄

二十四紀求治之根本

人羣須速普及佛化之建議

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論

眞平等論

再辨我愛與慈悲

人生當以智慧爲生活論

廣救國論

正念三昧論

東方文化三要義

新式之佛化

廣孝

慈悲與愛之區別

眞佛學家當爲世界大勞動家

佛化之新對治

建設新淨土

世界教育示準

二十世紀求治之根本

自達爾文倡進化論以來。歐洲風靡。延及亞洲。凡厥政教。皆順此潮流。推波逐瀾。逮至今日。紛紛擾擾。竟有唯實功利主義各派。罔不以鍼對環境。維持生活。供應需求。滿足慾望爲目標。學說愈歧。則人心愈雜。物質愈盛。則爭競愈劇。在彼求治者。莫不曰。大勢所趨。有力難挽。孰知。逐末以求。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握本以御。則不治之症。尙可收功於一丸矣。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曰。所欲與聚。所惡無施。在中國古之言政者。大多主張順民之欲。今世學者。皆曰。人本動物。由下等動物而進化。直至於今。方興未已。於是。有聲光化電。以闡其蘊。有鐵路輪船飛艇。以利其用。因天之美。盡地之藏。竭人之力。以創造奇技淫巧之器。縱民之欲。有不足。則更爲多方。設備窮搜。力索務求人。遂其欲。各得其所。而後已然。人生有窮。虛空有盡。而此欲無涯。苟縱其欲。而不止。雖實現黃金世界。令金土同價。而彼人欲之衝動。猶相爭相斂。相傾。



武岡唐大圓箸

相。殺。終。無。已。時。何。況。其。他。是。故。吾。嘗。橫。矚。二。十。世。紀。之。潮。流。默。察。時。機。之。趨。勢。則。求。治。之。本。不。在。遂。欲。而。在。止。欲。矣。

欲。字。从。谷。从。欠。谷。者。山。之。缺。又。益。以。欠。此。示。欲。應。常。缺。終。不。可。滿。亦。萬。無。能。滿。之。理。今。世。物。質。既。稱。文。明。一。切。開。礦。制。器。非。金。錢。不。可。於。是。司。馬。之。貨。殖。爭。傳。五。洲。開。採。不。足。聚。歛。賦。租。以。興。新。政。於。是。王。莽。安。石。之。死。灰。復。燃。運。動。公。行。大。僞。斯。興。於。是。鬼。谷。蘇。張。之。詭。辯。游。食。四。方。此。諸。所。爲。皆。以。金。錢。爲。活。動。非。金。錢。則。如。蛟。龍。之。失。水。爲。螻。蟻。之。所。裁。以。是。義。故。議。員。必。拚。命。罄。產。而。買。鄉。里。豪。滑。號。召。庶。民。而。得。議。院。既。得。議。院。則。徵。賠。款。於。大。總。統。欲。爲。總。統。者。亦。必。拚。命。罄。產。而。買。票。於。議。院。既。得。總。統。爲。所。欲。爲。乃。自。內。閣。以。下。敲。剝。徧。及。各。省。庶。官。百。吏。彼。庶。官。百。吏。既。由。資。本。而。得。亦。不。能。不。括。搜。小。民。小。民。之。狷。者。徒。喚。奈。何。其。狂。者。則。激。而。爲。匪。殺。人。放。火。亦。或。跨。州。連。郡。虜。外。人。以。相。要。挾。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草。上。之。風。勢。亦。必。偃。然。則。彌。天。之。禍。皆。根。於。金。錢。去。彼。金。錢。則。禍。根。乃。斷。爾。

無。論。軍。界。政。界。學。界。商。界。乃。至。農。工。等。生。其。舉。國。如。醉。如。狂。逐。逐。於。金。錢。而。未。肯。休。者。約。略。而。談。不。外。二。欲。一。衣。食。住。等。肉。體。之。欲。一。官。位。聲。勢。等。假。名。之。欲。衣。食。住。之。欲。依。官。位。聲。勢。而。始。奢。則。

凡得官位聲勢者無不窮奢極欲以慰其心而其順欲背欲使舉世顛倒而不止者祇此金錢而已。金錢非可食非可衣復非可住亦假名而已。既知假名則前者由假名而入迷今者何不可由假名而出悟乎。

曾滌生有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倡之。此一二人之倡。亦是以假名倡。先由理想發爲假名。躬自實行。他人效倣。漸成風俗。雖遠西之哲學科學。其始何嘗不由一二人之倡爲假名。雖中國之變法革命。乃至今日之政學派別。邪說紛紜。亦何嘗不由一二人之假名提倡。惟所倡提盡在縱欲。盡在拜金。故彼林林總總。亦惟縱欲拜金是趨。不敢相抗。亦不知其所抗也。然環顧茫茫禹域。土厚水深。炎炎黃胄。鍾靈毓秀。國步雖艱。終有賢者。世運雖否。豈無隱秀。在此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際。正宜起而大聲疾呼。喚醒癡迷。纘帝堯茅茨土階之緒。宏大禹惡衣菲食之業。使金土同價。而人皆棄之。若遺。則國家轉危爲安。世界化亂爲治。其庶幾矣。

今世一言復古。莫不笑爲迂腐。不知彼笑者實迂甚腐甚。且淺短癡愚可憐。愍甚。時無古今。積今皆古物。無新舊。用舊亦新。存古今新舊之見者。乃婦孺之智。不值一哂。堯之土階。能庇風雨。世人畫棟亦止。庇風雨。禹之惡衣。能禦寒暑。世人輕裘亦止。禦寒暑。又堯以土階而帝。禹以惡衣而王。

後世畫棟輕裘盡與草木同腐。當時之無益如彼。後來之大損如此。而世人猶爭趨畫棟輕裘。而無一欣土堦惡衣者。爲其一人以假名。崇重之如前多數人。和而逐之於後。如水之就下。見畫棟輕裘者。皆以爲榮。見無有者。以爲大辱。久而相習。遂成風俗。雖有原憲陳仲之賢人。必加之挪揄。又況習俗移人。雖有賢者。或以住茅茨爲恥。見彼輕裘者。亦將如王霸之見餒於故人。嗟夫。世豈無卓識大力之真聖賢哉。則宜先自躬行實踐。號召鄉里。復著爲書報。播散天下。而大言曰。凡爲茅茨土堦者。皆聖如堯。能惡衣菲食者。皆尊如禹。報紙飛騰。隨處贊揚。其有樸素自甘者。雖窮鄉僻壤。愚不知二五目不識丁者。皆爲鴻文妙詞。極其褒嘉。其有鼎食鐘鳴。貪嗜祿位者。則相率而賤之。若鹿豕。望之若浼。亦爲著之書報。極譏其喪失人格及奢欲之害。使之知羞而不爲。或爲之而知懺悔。自怨自艾。可矣。

或曰。其爲人則善矣。其自爲以消遣嗜欲之衝動者。應如何。曰。人之有欲。皆由妄執假名。今悟凡物皆假名。則可視竹籬茅舍。皆金玉堂山崖水曲。均城郭樓台。縵袍襪褸。皆錦衣朋儔。菜根清水。皆山珍海錯。以彼假名。名雖有多。其實則一如竹籬茅舍。與金玉堂之切膚受用。無殊。不過眼識之異。視亦有妄逐假名之所生。如是揭此黑幕。使人醒悟。則應直視彼金玉堂。賤於竹籬。

茅舍城郭樓台污於山崖水曲錦衣朋儔貧於縵袍襪山珍海錯惡於菜根清水等雖彼陳列眼前視如糞穢不惟我不受用卽持以贈人亦棄而不顧斯卽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之實證矣或曰今世驕奢淫佚積重難返然眉之急尤在因時補苴若欲決然反之樸素豈惟不能毋乃噬臍莫及乎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凡欲移風易俗自非一朝一夕之功然若畏難苟安無一人遠謀但隨俗沈浮順勢利導則如上所論江河日下莫知紀極將終古無治平之望至國民普通之性惟逐假名本無定向如水之隨器方圓向者逐驕奢之假名以畫棟輕裘等爲榮幸者今忽聞土堦惡衣更妙於彼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久而久之亦將以土堦惡衣爲榮幸無比矣假名無實易地則皆然豈謂斯人斯物有定性耶

或曰風俗之壞本由人心人心之變不可端倪每見今人倡社會平民等主義往往對衆演說則痛哭流涕及其自爲則又言不顧行或始因不得志而倡說及入仕途則爲惡尤烈曰惟其如是則欲履行此主義必以宏揚佛法爲先導以佛法救世第一要義在救人心俗人務外不究心故每言出而不能行佛家滌心以及外則能先行而後有言况先以佛法倡而在家居士能持五戒者不殺則自能止杯盤狼藉之欲不盜則自能止剽掠斂取之欲不淫則自能止粉白黛綠之欲

不妄語。則自能止游說。齟口之欲。不飲酒。則自能止燕飲。狂亂之欲。能備持五戒。則固清心寡欲。全然與今日奢欲之習相反。卽或不能。但持一二戒。如殺盜等。亦自能遠離奢欲之緣。惟損減而不得增益。豈有能學佛者。旣倡禁奢而反自犯。問之於心。自不爲然矣。

或曰。佛法高遠。難以普及。當佛法未普及之先。輒於舉世縱奢之時。高倡儉樸。毋乃見卵而求時夜。計亦太早乎。曰。事有相應而起者。如秤之兩頭。低昂時等。若倡儉樸而不宏佛法。則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空有言說。無所資以起行。若宏佛法而不禁奢欲。亦如終日說食而未嘗粒米。終日談衣而未被半縷。有名無實。祇益徒勞。是故有真崇儉樸者。則必能行佛法。而真修佛法者。亦必能崇儉樸。此理有必至。事有必然者也。

或曰。佛說淨土依報。種種莊嚴。種種供養。香花技樂。種種欲樂。汝言學佛崇儉樸。豈不違背佛旨。况興崇三寶。作大佛事。皆需多錢。豈可一味崇儉乎。曰。佛說種種莊嚴。爲對機說法。或先以欲鈞牽。後令入佛智。及入佛智。則於淨垢皆無分別。是謂眞法。莊嚴供養。或由其福報所感。人見爲屎穢臭惡之處。彼則見爲金沙布地等。豈可執佛言淨土莊嚴。爲貪欲之處。而必以凡情妄效耶。佛力圓滿。隨心現境。無所假借。故爲神通妙用。凡夫力不能現。若欲莊嚴。不知自修善根。但向外馳。

求事事。依他故難免。不墮欲中。至興作佛事。雖爲口衆啓福。但開布施之門。勸各發心。捨捨隨緣。而取應量。而作若不揆機緣。妄事求索。任意揮霍。期莊觀瞻。則致貪吏聚歛。相差幾何。世之不信佛者。起譏嫌。或信心未堅者。生退墮。多由於此。可不慎歟。

或曰。佛法重布施。若不巨款莊嚴佛事。則發施心者。無可施之處。無施心者。更足藉口。以遂其慳。布施一度。不幾缺乎。曰。此言止奢爲止。其妄費無益。亦令不妄費無缺乏。則輕財爲無用。人人知財無用。則視財之積散無關。得失正足以擴其布施之心。惟布施作佛事。用之得當。不在奢例。若但以財自肆。受用則在所必禁矣。

或曰。居士來自田間。習見鄉里樸素。以爲學佛足以止奢欲。不知今日佛法昌明。在廣攝上等社會。彼達官貴士大人先生之流。習深華靡。初聞佛法興盛。貿然而來。若見居上不寬。衣食不華等。恐亦索然而返。奈何曰。吾嘗北走燕南。適越禹域。周遊閩人。旣多。察人心亦審矣。其沈溺五欲。甚者趾高氣揚。雖說佛法而不欲聞。或經大挫折。而遁入佛法。則奢習亦當自悔而止。其有倦情仕宦。看破世事。而歸佛者。則彼當其在官。已曾作茅亭假山。慨然有林泉之思。今示以山野樸風。正如膠漆心心相印。然於此應區別者。若逢興作佛事。則宜爲說財物業障。布施功德。使概捐巨款。

而成美舉。亦卽告衆曰。謂此供養佛陀。故爲極盡莊嚴。以報佛恩。若爲自奉飲食起居等。則仍然黜奢崇儉。存我佛六年苦行乞食度生等遺風。雖在家居士。未能實行。豈可全然不顧。適與相反耶。

或曰。苦行乞食等事。佛爲度彼小乘。偶然示現。今日宏揚大乘。行菩薩道。學象王行。凡一舉一動。皆當驚天動地。雖極須彌之金銀。窮府庫之寶藏。以爲用。猶恐不足。豈能拘拘然學節儉之小行乎。曰。惟眞菩薩。則能看空世間萬事。一切無物。雖有時量山海之寶。富過王侯。或缺衣食之奉。貧於丐子。皆以大慈大悲。欲度衆生。對機示現。而於自己之五官六根。毫不感有所謂富與貴。貧與賤也。今世極欲窮奢。若更逐之不止。則終無挽救之望。已如前述。苟有行菩薩道者。奮然不顧。使衆生永沈奢欲。而不出。則吾知非眞菩薩。若眞菩薩。其必以能度衆生出苦爲本。則宜崇儉。以興佛法。或藉佛化而止奢欲矣。

或曰。官閥以老成入佛。固可就範。如居士之論善矣。若彼青年學子。習聞歐西之奢華。醉心物質之文明。方昂昂若千里之駒。前進不已。安肯折節學儉。則居士之論冰炭不入矣。曰。惟青年輩之血氣未定。性如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前之習靡者。旣以競逐假名。隨流忘返。今若大倡儉德。

之美。布衣。疏水之高。則彼亦將靡然。知返如鳥之投林。魚之縱壑。且吾嘗考察多士。其所以爭逐時。尚每出於不得已。實非本心所樂。惟無首倡者。則茹苦難言。今若先倡其機合矣。

或曰。耶穌教。惟能高大教堂。闊張會務。縱任欲樂。故能使教徒滿世界。勢力徧全球。佛教之止於東亞一隅。未能遠播歐西者。亦以教徒淡薄。自甘之故。今欲宏揚佛法於歐美。方將採取耶穌布教之方法。以爲利用。豈可區區仍執陳見乎。曰。耶穌教。應當世人心之動。縱欲以逞。雖乘機。弻。勢力而僅足以造成。歐州之大戰。與今日之劇亂。至佛法之宏揚。勢將重光。六合。薪世界。到治之效。故必反其所爲。方能相應矣。

或曰。今日制器尙象。日異新巧。若如居士之崇儉。皆不受用。抑將毀棄乎。則老聃培斗折衡。使民不爭之故智。未免徒成幻想乎。曰。若論造物。佛家說萬法皆心造。人心常動。則無時無處不造。若論不造。則一切法本來常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雖有歐人現造之聲光化電。形形色色。皆如未造。有無何關。不聞佛法者。執以爲有。豈獨西人器械不勝其用。卽世間自然之器。亦何可勝用。若聞佛法不執。爲有則不制器。未見其少。日制器未見其多。器雖日多。無容毀棄。亦無礙於不用。不用不毀。聽其自便。則彼好事者。自不好爲多事。而可移其力於他種正業。至老聃培斗折衡之言。

凡後世得使民不爭之法者。雖有斗衡。何異。培折斯卽。聃之言。驗豈可以形跡求乎。或曰。世事進化。如水之就下。既已極奢。終難返之儉樸。居士今日不顧一切。奮然崇儉。何異孟子於戰國之時。高談仁義。理想雖高。其奈迂闊而遠於事情。何。曰。世事循環。儒典已言。證之佛說。緣生益信。達爾文進化論之謬。當於異日。根據佛理。濟以經驗。綴爲長論。破彼千載之黠黯。以救後學之迷信。至孟說仁義。本未對機。自力亦薄。然猶當時未行。能取效於異世。今我所倡。既觀物極必返。剝而必復之機。又益以佛法。不可思議之力。方便千萬。面面密布。則此理想之必成。事實決然不遠。所冀海內大善知識。共表同情。伸廣長舌。作獅子吼。一致進行。勿更夢夢不醒矣。

東方文化三要義

世變日劇。亂極思治。有卓識者。往往談東方文化。然東方文化。如五金寶藏。取用不竭。茲就其最能對治時弊。而急須闡明者。談三事。一。新創世義。二。眞實行義。三。眞無我義。

今初談新創世義者。契經云。三界唯心。又云。萬法唯識。三界卽欲界。色界。無色界之三種世界。各世界皆有無量衆生居住。與吾人現住欲界之名娑婆世界者同。此娑婆世界。既臨劫濁。見濁。煩

惱濁。衆生濁。命濁等五濁之候。邇來現刀兵水火瘟疫等種種災禍。其不堪居。必須改造。乃盡人皆知。所以諸多有志之士。奔走號呼。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以謀改創。其志亦可嘉矣。

然初倣日本。繼效遠西。除舊更始。咸與維新。百方施設。終尠成效者。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如夸父競日。徒勞無補。佛經言三界唯心。卽謂前述之三種世界。皆唯是心所造。欲造世界。宜先造心。今明人心之壞。爾詐我虞。爲鬼爲蜮。已達極度。無容縷述。雖有堯舜之聖德。無能敷政優優。雖有拿破崙之威。不能強制而治。華盛頓之才。不能共和而理。昨觀中華大學週刊。載高仁山述日本教育。謂一教師分給桃子於小學生。學生有五十。桃僅四十九。留一小學生不給。曰日本桃子。只有此數。中國桃子多而且好。汝等長大。佔得中國土地。日日有桃食。此雖僅述所見於日本者。吾以今世曾聞物競天擇等學說者。無論何國。殆多含此等教育。或國尙多難。未及恣其野心。實則易地而觀。卽吾國之教育家。果能免此侵佔主義否。果皆知此侵佔主義爲不合否。夫教育爲人心趨向之指南。尙導人以虎視鷹揚。彼傾此奪。如此其他公私各德。更何待言。此吾謂造世之宜先造心也。

問曰。心是理想。理想往往與事實不相應。則心雖善。若見諸事實。或不然。奈何。曰。此宜思佛經所

云萬法唯識。世間齊家治國平天下等萬事萬物。皆是此之所謂萬法。法者謂就此萬事萬物上安立名目。使能任持自性軌生物解者是也。識亦心之異名。此萬事萬物既皆唯識所造。豈尙有何事。心不能造。或有造心者。亦不能造事乎。應知心卽事。事之隱跡。卽心之表象。造一則二皆造。又應知心爲本事。爲未能造事者。未必能造心。所謂以德服人者。卽造心必能造事之證。以力服人者。乃造事不能造心之證。近日欲造國家者。前車之覆。此鑑實多。雖婦稚亦知之矣。

問曰。世界之大。姑且不論。卽一國內。衆生芸芸。爲心極多。豈易盡造。縱汝一人自造。或約二。三同志造之。不過太倉一粟。九牛一毛。而彼不能造之衆生。紛亂如故。何濟於事乎。曰。此真今日言改造者之大病。如入醉郡。無一人醒。試思汝亦芸芸衆生之一。彼皆不知造心。汝今已知復望人造人。不起造。汝卽不起。彼亦望汝造。汝復不造。而望彼造。彼此相望。盡未來際。無一人造。吾猶記佛經說一事。云有愚夫婦共坐食餅。尙餘一餅。不便分食。因約持不語戒。若誰先語。則不得餅。不語者得食。鄰有點者聞之。入其室。掠其衣服器皿等去。彼愚夫婦以一餅故。共相顧諷。任其覘掠。皆不發言。今汝等望他人造心。不肯先造。何以異此。雖汝等有時天良激發。亦起試自造。因有倡無和。卽復中止。或自雖不造。猶以詐言號召人造人。若不聽。亦復慢罵如此等等。責人太嚴。責己

太。恕。理。宜。自。咎。不。關。於。他。是。故。吾。倡。第。二。真。實。行。義。

爲己之學。吾於解莊子天下篇及楊朱學說已發其端。世人或誤會揚子爲我。及古之學者爲己。爲個人主義。此毫釐之差。何止謬至千里。蓋爲己之學。非厭世。亦非個人。乃真實主義也。今世提倡某主義者。多不自爲。但隨處演說。或登報著書以教人。爲如倡平民。則自處階級。言無政府。則自處官僚。言儉樸。則自耀錦繡。是皆毫無爲己之學。而欲爲人。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吾國古德早已言之。何必求之遠。西是故。今日言真改造者。當闡發爲己之學。力究實行主義。所謂實。行。主。義。者。應。知。或。我。或。己。皆。是。國。民。之。一。我。不。能。行。待。誰。起。行。己。心。不。改。造。何。偏。責。人。改。造。若。我。能。實。行。是。衆。生。中。有。一。倡。者。必。多。從。和。若。己。能。造。心。則。人。同。此。心。者。當。能。學。造。或。問。王。陽。明。之。卽。知。卽。行。與。此。實。行。主。義。同。否。曰。世。之。學。陽。明。者。往。往。以。爲。知。卽。是。行。不。必。再。行。在。當。世。已。有。蹈。空。之。弊。在。今。世。亦。有。溺。知。忘。行。之。患。至。此。實。行。主。義。則。合。於。佛。法。之。自。利。利。他。其。自。行。名。自。利。行。自。利。已。效。更。以。化。他。名。利。他。行。夫。佛。法。之。自。利。利。他。爲。大。乘。菩。薩。之。妙。行。在。中。國。如。舜。之。耕。歷。山。禹。之。疏。九。河。等。頗。能。仿。佛。然。亦。東。方。獨。有。若。遠。西。學。者。所。倡。實。利。等。派。離。此。尙。遠。故。國。人。效。之。或。適。得。其。反。矣。

問曰。凡事利弊相伏。雖佛法亦有自利甚者。每忘利他。如偏空者。利他甚者。亦忘自利。如應教僧。至世法古之學者。因爲己甚。或至老死不相往來。今之學者。因爲人甚。或自棄而不修學。如是雖勸其爲己求學。或更誤會以學在爲我。損人以利己。皆學之所當爲。豈非倒行逆施乎。曰。惟恐如是。則有第三之真無我義。此無我義之實跡。已暢之拙箸揚朱學說闡微中。應可參尋。然孔子說四毋。於意必固之後。亦總結以毋我。意謂前三皆屬我所。我所雖無。但去其枝葉。而我之根本猶存。必說毋我是根本。不存枝葉。無依而一切有我之弊。皆不得生。今教人爲己之學。若不告以無我。彼將執我爲實。有主宰。於是起大我慢。與彼互相排撥。世之大亂。均由斯生。若告以人心名藏。識剎那生滅。如瀑流水。毫無主宰。惟有傍藏。識俱起之意。根執此藏。識以爲是我。起一似我之假想。既有我矣。復爲我求。所有物。因更執世間身家產業等。以爲我所。其實我尙非有安有我。所若知無我所。則應知向者所爲所學等種種利益。皆無實我。能主宰享受。則可不執我。起慢然愚者疑若無我。則一切諸事無承受者。皆可不爲。如是亦應告彼。汝雖無假我。而有真我。名曰真如。亦名本性。能作能受。有大功用。但此真如本性。自平等不競。彼此不爭。是非不損人以利己。若汝執真如起種種分別。謂能損人利己等。則亦是妄執假我。非真我也。

大圓作三要義畢。人或問曰。耶穌教說上帝創造世界。汝非上帝。安能改造。曰。彼所立宗。所別之。造世。世所共許。惟能別之上帝。犯一分不成。過依佛法言。世界本是衆生同業共造。上帝縱許有。亦是衆生之一。非彼一衆生能造。若知衆生所共創造。則應知衆生共能改造。故吾第一之新創。世義成。若知非上帝之一衆生能造。則知造世界者人人有責。今自我起不偏責人。而第二真實。行義亦成。知衆生本體是真如本性。無上帝下民之階級。則假我不起。真我常住。故第三之真無。我義亦理善安立。此三要義。徧觀泰西。皆未能有。蘊之震旦。二千餘年。而今闡發。願與國人勉而行之。

人羣須速普及佛化之建議

自歐戰告終。一般哲學家知物競天擇等說不可持。多轉而究東方之文化。以乞靈於佛法者。不可勝數。中國自民憲未成。海內雲擾以來。政學軍警各界有卓識者。往往就政治而談佛法。藉學校而研性相。對軍旅而說慈悲。向警察而念彌陀。雖非徹底覺悟。亦大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概。至農工商界。或遭戰禍之蹂躪。或經土匪之劫掠。其茹苦飲痛。翻然悟人事非常者。每至急

時而起抱佛脚。雖抱佛脚。亦實種善根。不可謂非離苦得樂之佳兆也。尤可奇者。今日號爲最時髦之新青年。常志大宇宙。勇邁今古。談西歐之文化。辯似懸河。企國家之改造。熱如薪火。亦乃春雷一震。夢醒尤速。遂棄往昔之顛倒。作佛化之運動。如北京平民大學。張宗載。甯達。蘊等。既組織佛化新青年會。發行月刊。入彀者衆。今又籌備世界佛化宣傳隊。以圖自東徂西。傳播全球。則佛力之不可思議。殆沛然而莫之能禦矣。縱有二三趨迷不返。負固不回者。亦因一時障深慧淺。無能自援。或無人指導。醉夢難醒。今爲一一抉其利弊。願一切見者聞者。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一者談政事者。疑佛明出世。消極爲懷。無與世事。不知佛爲天人師。亦號世間解。其研法理。不離世間。其行教化。兼濟人天。後世縱有捨棄人事。專求出世。形同隱遯者。由其未明正法。或僅執小乘之一部分。若真正之大乘佛法。則六度萬行。自利利他。救世愛國。未有若此之積極者。消極云乎哉。

二者談教育者。疑佛言虛無寂滅。與今日實利主義。物質文明等。相背而馳。難以應社會之需求。不知佛說五明。曰內明。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等。世間隨人事所應爲者。佛法無不一一。通達。

盡其所長兼收並蓄以言實利則無有實於此者以言文明則明物質而復兼有精神矣
三者談哲學者厭故喜新競新好奇聞康德達爾文一語如獲拱璧德羅素杜威一言似奉玉律
醉心歐化馳求若狂其勢非盡棄東亞古學且竭力撲滅之不可不知瀟河伯之智者不足以語
大海逐鷲鳩之遊者未足以測鯤鵬今若暫輟哲理進求佛家小乘之一切有部則知康德達爾
文之智不啻螢火之比日月更研大乘法相唯識之義則知羅素杜威等說直是意想卜度無殊
竊語古人有言學然後知不足吾願研究哲學者不可不登高遠矚取法乎上矣

四者談科學者以耳聞目見爲絕對之經驗由此經驗準度世間萬事萬物分析原理製爲器械
以利用厚生自以爲實事求是造福利羣無有過於此者不知世人之見聞有限宇宙之事理無
窮雖能制器尙象以利其色身不過以毒攻毒爲苟且偷安之計實則從人間見聞覺知以上更
有無上菩提實能兼利身心者則稍有智慧者流應豁然猛醒不能堅執敝帚而棄黃金矣
五者鄉間村學究道聽塗說或猶拾程朱之唾餘作韓歐之奴隸以儒者倫常等說斥佛法爲異
端自既墮落又禁後學不許談佛法此宜大聲疾呼直告以佛有四衆弟子比丘比丘尼二衆雖
出家專學而居士男女二衆在家兼修仍全具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倫而於齊家治國之法毫

無障礙。至程朱外。雖以仁義等言。張其門面。而內實吸取禪理。以爲玄祕。試察彼等語錄。自可得言外意。古人所謂英雄欺人。今之頑固愚人。往往被古人所欺。而大惑不解。亦佛經所云可憐愍者已。

六者亦有讀書謹行。鄉黨自好之流。或知崇仰佛法。時亦稱道。惟憚其精微奧妙。雖不謗佛。亦不敢學佛。此宜告以佛有無量方便。教開三乘法。有八萬四千。但肯習學。則三根普被。不獨人類。甚至愚如畜生。至苦如地獄。皆可隨學而離苦得樂。汝若憚艱難。正宜修學淨土。但念彌陀。則橫超三界。至簡至易。何所爲而不可耶。

七者亦有稍具辯聰。思務高遠者。見學佛人。但念彌陀。以爲此但誘婦稚。了無深趣。如是則應示以唯識之微細分析。因明之無礙辯才。更導以華嚴法界等。以折伏其狹量褊心。勢必如龍樹。忽入龍宮。縱觀經藏。嗒然自失。則無論若何之貢高我慢。未有不投誠皈心者已。

八者農工商賈。各有職業。日出而作。夜不遑息。或疑學佛則荒廢其業。難謀生活。此亦不然。佛示生人間。事事不離世務。又說八正道。而正業爲重。今學佛者。卽就各人正業。改良如法。斯謂之佛法。惟屠獵等邪命生活。不獨佛垂禁戒。亦世間正人君子。所不爲者矣。

九者或貪得名位。爲交遊光寵。或厚擁資財。而受用自在。因恐學佛則持齋守戒。必減少現受快樂。以此遲遲不進。是亦不然。佛法最近人情。亦極融通。量力而行。初但持殺盜淫妄酒等五戒。或僅持一戒二戒。及持月齋日齋。如猶不能。卽不持齋戒。祇皈三寶。止惡行善。隨遇而安。如是不獨于現在欲樂。毫不減少。且因行善得福。反增無限快樂。書云。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世人作僞本極勞苦。以迷而不自覺。孰知彼作德者。以心逸。故更有無窮之樂。惜乎不足與門外漢言也。

十者或疑學佛爲了生死。求出世間。乃英雄末路。中年以後所有事。非當施於青年輩。此亦大謬。夫生死之來不問。老少出世之法。從入世起。且佛化之人。乘皆不外就日用常行。納諸道德正軌。若不自幼時培其根柢。待至老大積習已成。欲改莫由。故佛菩薩每現童男男女身。以度衆生。如華嚴經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法華經說龍女八歲成佛。豈必定待至老。恐未至老而時亦不及待矣。

十一或疑雖欲學佛。亦必衣食贍足。不待營謀。始得安然修諸善法。否則衣食不足。安能布施利人。身家多累。何堪輒言修道。此乃迷妄之尤者。夫衣食豐足者。貪享快樂。更難發修行之心。家產

饒裕者家累亦增。豈復有謀道之望。如應知貧困多累。皆因前生未修。今生正宜強修。以補其缺。且藉貧時苦修功德。易立經言貧者施少較富者多施之功大。若及此不爲。則將來墮落。更何堪言。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凡屬含靈。不可不猛醒已。

上來所說。略就世間迷昧懷疑。未即學佛者。以解其利病。始知世間一切法。無非佛法。士農工商等所行一切事。無不可爲佛事。一切土地人民所積。國家社會。非無佛之說法。道場外道。九流諸子。百家一切學術思想。無非佛法之支派。末流况仰觀俯察。橫矚中外。大勢所趨。將盡集中于佛。化然則論今日之時勢。實無一人不可學佛。亦無一人不當學佛。直可云佛化家。佛化國。乃至佛化社會。佛化世界。終無有一人一物能逃佛化範圍之外者。是故我敢正告國人曰。無大無小。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貴無賤。其必朗然大悟。速起學佛。捷足登先。勿落人後。無毫釐之隔礙。有萬利而無一弊。如是佛化將普及。大圓隨喜。亦敬爲國人說一普及之方便。曷試行之。

一者改普通之習慣。由總統起。令全國人民家龕皆供畫佛一軸。以示皈崇。官廳祀祠佛像居上。官民一切紅白慶弔祭神。必易供佛。開筵禁不殺生。如是形式改變。復令朝野宏開講演。闡明佛理。以慰其心。此移風易俗之道。亦國家轉危爲安之大機會矣。

二者教育之改良。一切科學適應時需者。均爲提獎。但必自國民小學至大學。視學校之程度。加入相當之佛學一科。使其知甘露味。漸漸變化器質。蔚爲國棟。小學但說五戒十善等。中學加佛學綱要。大學加研唯識因明。及華嚴法界。以擴其識量。至時間之多少。教科之應用。可隨各校之。情狀審定之。

三僧俗之區分。僧因出家。究無上大道。勢必住寺。住寺必有所事。老者但參禪念佛等。就近乞食。以行教化。少壯者除學教宗外。尤必耕種。或兼工業。以符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旨。各省縣建立佛教總分會。由官廳監督。每歲考校僧徒。能持佛戒不缺者。準爲僧。不能者。則勒令還俗。或還爲居士。許其蓄妻食肉。若齒列僧數。則決不許。近人有主張僧可於寺外立家蓄妻子。但逢月齋。上寺共修者。如此則與居士何別。旣行同居。士而復別立比丘名目。不獨無謂。而且缺三寶之一。壞亂正法。至居士本在兼融俗法。齋戒皆隨各人志願。能精持更善。不持亦聽之。但望依佛教法。衆善奉行。不必事事求備。以是義故。僧數可少。以示崇重居士宜多。以期普及也。

上所論義。僅就素懷。略舉所知。率爾操觚。謬誤時有。遺漏必多。尙望海內外諸善知識。匡謬正誤。并補所未言。共維正法。使此五濁惡世。速生蓮花。煩惱苦海。安化極樂。則大圓與諸仁者。及一切。

有情同遊於七寶莊嚴光天化日之中未始非文學般若之功矣

新式之佛化

佛爲六道衆生說法。普被羣機。因時適變。本無定式也。中國古時佛化多偏重體。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云大機大用。其實但被上機。不及中下。故宋明理學家謗佛者。或曰有體無用。或直斥其廢棄人事。滅絕倫理等。誰其所責甚粗淺。然以其真不融俗。致招橫議。今日佛化應二十世紀之潮流。勃然興起。勢將陶鑄東西之文化。造成世界之大同。故其闡化之式。亦當盡滌從前之舊習。煥然維新。其維新者何。卽是激發其不可思議之用。以徧應社會之需求。而圓滿成就其救度一切衆生之願也。試一一分述如左。

一者積極非消極之佛化。舊時佛法爲念生死輪迴之苦。急求解脫。故往往遁逃空山。隔絕衆緣。但期斷惑證眞。則易形消極。今新式之佛法不然。以明因緣生法本來空寂。生死輪迴。只如夢幻。解苦無苦。故能得大無畏。奮然發起六度萬行。事事從順於積極。了則與衆生同。了不爲一己之生死計也。

二者動而非靜之佛化。宋明理學。每以靜坐效法禪家。亦復反唇相稽。以靜坐爲垢病。而易其名曰主敬存誠。其實無論靜坐與主敬存誠等。皆未勉廢棄事用。有枯寂之弊。今新式佛化。則不然。明萬法唯識。識用雖動。識體常靜。若欣靜而厭動。則愈求靜而愈不靜。無常動而悟其非動。則不求靜而自靜。斯之謂動靜一如也。

三者入世非出世之佛化。舊時佛法。因趨重出世之目的。或致厭棄世間。不願與世俗爲緣。遂致俗人視佛徒爲遊方之外。佛徒亦視俗人如鳥獸。不可與同羣。如是真俗隔閡。冰炭不能相入也。故佛教入中國二千餘年。未能普及者。亦職是之故。今新式佛化不然。既明世間之依報爲國土。正報爲衆生。皆依識所變。識淨則世間隨淨。既無濁穢之可出。亦無實事之可厭。但悲衆生識染迷妄。虛受衆苦。乃復發廣大願。奮身入世。代衆生受苦。如佛自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及阿難尊者所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者。皆捨身入世之明證也。

四者現實非理想之佛化。往時學佛者。每以幽玄之理想。致高妙之行持。使世人瞻望弗及。不惟不起敬信。亦因懷疑生謗。今新式佛化不然。凡事皆從人倫風化。日用常行間。躬行實踐。如五戒十善等。皆依切近人事之正業。正語。正思。維等。推行擴充於社會。間使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

舞。之。以。盡。神。也。

五。勞。動。非。暇。逸。之。佛。化。昔。人。學。佛。爲。欲。煩。惱。消。除。往。往。山。間。水。邊。竿。木。隨。緣。頗。似。無。業。遊。民。虛。糜。供。養。故。往。時。皮。相。謗。佛。者。如。傳。奕。韓。愈。輩。亦。每。以。無。業。廢。事。相。責。今。新。式。佛。化。不。然。如。法。華。經。所。云。一。切。世。間。資。生。產。業。皆。順。正。法。及。六。祖。所。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則。各。就。自。己。職。業。隨。分。隨。力。行。之。盡。善。以。爲。佛。法。故。出。家。亦。可。續。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風。在。家。則。違。俗。卽。眞。繁。興。萬。用。而。不。礙。於。學。佛。所。謂。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實。可。坐。言。而。起。行。也。

六。平。等。非。階。級。之。佛。化。世。界。之。相。爭。亂。由。於。富。貴。貧。賤。強。弱。美。惡。等。之。相。形。則。有。爭。爭。則。有。所。謂。天。演。陶。汰。生。存。競。爭。等。邪。說。以。形。成。種。種。不。平。等。今。世。倡。社。會。平。氏。共。產。主。義。等。者。不。揣。其。本。徒。齊。其。末。向。外。馳。求。言。不。顧。行。故。雖。屢。年。奔。呼。祇。益。紛。亂。毫。無。見。功。新。式。佛。化。不。然。從。人。心。改。善。使。人。明。因。果。報。應。破。我。法。等。執。教。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雖。對。於。餓。鬼。畜。生。等。惡。道。衆。生。皆。救。護。之。愛。養。之。况。於。同。界。之。人。類。豈。有。階。級。之。分。耶。

七。利。他。非。自。利。之。佛。化。現。今。世。道。之。衰。國。之。糜。爛。求。治。無。望。皆。起。於。利。己。損。人。雖。二。三。潔。身。自。好。者。則。存。肥。遯。獨。善。之。見。無。心。問。世。故。江。河。日。下。前。途。益。危。新。式。佛。化。不。然。謂。世。界。之。治。亂。皆。衆。

生同業所感若不轉變衆生則巢由無可隱之山若救度衆生則自身亦度故大乘菩薩常攝受一切衆生以利他爲自利遂廣行六度盡未來際作諸功德普利有情絕不希冀一己之異熟東報也。

八合羣非個人之佛化 自達爾文進化論出後之談人生主義者莫不排遣個人主張合羣然彼以私利相市根本錯謬而結果卒至四五分裂徒惹散沙之誚新式佛化不然本佛說六和之勝義謂身和共住口和無諍意和同事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等凡在四衆皆豫僧數法師新僧篇明此義出家則叢林聚處十方延納粒米共餐在家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慈悲喜捨視一切衆生如一子雖今世所說共產主義亦惟此能實現也。

九解放非束縛之佛化 今世新學家爲應時勢之需每談解放與改造後生競逐如醉如狂然彼不求根本但怨末流如因噎卽欲費食補瘡輒思剋肉徒益自苦無與實益新式佛化不然知世間一切煩惱縛纏皆由心造非外物之所能益損但反求諸己條分縷析不致叢勝則障礙自滅此卽圓覺經所云一心清淨故則一切衆生清淨一衆生清淨故則多衆生清淨多衆生清淨故乃至十方世界一切清淨如是清淨則永無能縛之事不求解而自放矣。

十活潑非執滯之佛化。世間一切學術政治及種種思想理論等莫不皆有所偏。有偏則各執其一端。得彼而失此。順甲而違乙。由之推行世間。罔弗隨處棘刺。壘塞匪通。惟茲新式佛化。廣大而無所不包。圓融而無可相礙。視衆生應以學界得度者。則爲現身學界。而說法應以政界得度者。則爲現身政界。而說法應以商界得度者。則爲現身商界。而說法應以工界得度者。則爲現身工界。而說法應以農界得度者。則爲現身農界。而說法乃至應以科學哲學。或比丘居士百家。九流得度者。皆能應彼樂欲。一一爲現身說法。雖上至最慢。下至最苦。旁及一闡提之衆生。俱能施無量之方便。令之得度。又不拘一定成見。而任運自行化他。此新式佛化。所以圓滿美妙。超出一切學術之上。而利樂無邊者也。

以上十條。略說新式佛法大機大用之一微塵。若具說者。雖須彌聚筆。大海量墨。窮劫書寫。不可罄盡。然世人或聞說新式佛法。疑佛法本非如此。但是大圓僞作。效馬丁路德之故事。將爲佛法之革命乎。其實大非。不可誤會。此所談者。皆本我佛所說之大藏聖教。所謂聖言量者。諸大乘經。如華嚴法華。論如瑜伽師地。顯揚攝論等。言之甚詳。惟散在大部。世難尋究。且在昔或以時機之異熟。未甚宏闡。大圓今但應時機之必需。就經論之已說。與古德之未言者。攝其大要。而表彰之。

雖名曰新。亦不過隨順衆生。其實無新與舊之分矣。

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論

金剛經云。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今人不知一切法皆是佛法。致令所行無量無邊佛法。皆不得其用。或實得其用。以不知標佛法之名。如隨珠卞璧。與碶碶同價。亦深可惜。六祖壇經亦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知佛法在世間。則欲求佛法。勢必求之世間。世間法有二。有體是佛法。而用成世間者。如色聲香味觸五欲私之於己。則世法。公之於人。則佛法。其體不殊。變用即得。亦有性是佛法。而相變世間者。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不過轉變其相。而性即佛法。以習用於世間。每不自覺。若一經開示。顯發其用。略變其相。則可攬大海爲酥酪。化恆沙爲寶藏。渴飲飢食。不可勝用。故云佛法在世間者。爲世間本。有佛法。祇欠一覺。覺則世間歷歷。佛法現成。故亦曰不離此我佛廣大慈悲。善權方便。秘之數千載。而未經開發。今爲闡發之。

所闡云何。卽一切衆生。輪迴六道。當體皆是行菩薩道也。菩薩者。譯言覺有情。亦云自覺覺他。卽伊尹所云。以先覺覺後覺也。吾重思之士者。安上治下。無非先覺覺後。皆爲行菩薩道。農者耕種。

以自給給他。工者制器以自用。用他。商者通貨以自利。利他。何一非菩薩道。是故吾語佛弟子。汝等所行不離世間法。勿生分別。又請世間人。汝等所行皆菩薩道。吾最敬重。若欲成佛者。基礎已立。功德早具。但稍變其用。略改其相。卽以前有業行爲基。繼長增高。一直作去。成佛在握矣。

或疑前若惡業。何可爲基。答業由心造。本無定形。前由惡心。迷作惡業。今心轉善。前業不現。後善日新。假前業力爲後業。用亦明爲基。嘗試論之。世間男子。其爲官者。當思我本爲利國家。國不利我。身亦難保。爲民者。當思我本爲利社會。社會不利我。身亦有害。如是卽爲善男子矣。女子或爲母者。當思我分應成家。教子爲妻者。當思我分應正內助。夫如是卽爲善女人。反是則爲不善男女。乃至鄉紳爲人解紛。則名實相符。然有爲利倒說。刁陵是非。貽害無窮者。亦因不覺害人。卽以自害。惡報在後。終有敗時。又若無業游民。餬口衣食。當思衣食來處不易。理應有業。然有爲貧所迫。激而爲盜行。劫者亦因不覺物各有主。彼此相奪。兩敗俱傷。此覺皆是本分內事。卽覺卽行。不覺卽妄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是故他人說佛法。或以人就教。則有上中下機。有能不能。可不可。等別。吾說佛法。以教就人。隨一切人固有之能力。發展其用。雖下至十惡五逆。但有絲毫作用。皆爲提撕使之。各盡所長。純主積。

極。永。無。消。極。近。而。言。之。環。顧。中。華。民。國。人。心。雖。壞。至。十。惡。五。逆。者。猶。希。因。時。利。導。實。無。一。不。可。成。佛。也。其。所。以。紛。紛。擾。擾。國。亂。民。病。者。皆。由。一。念。不。覺。亦。由。無。人。開。導。致。令。彼。妙。明。本。覺。障。閉。不。覺。不。得。始。覺。

何。以。言。之。無。論。若。何。惡。人。當。其。作。惡。之。際。皆。不。知。爲。非。是。爲。私。欲。障。閉。之。證。及。作。已。尋。思。無。不。自。悔。或。經。人。指。謫。無。不。慚。愧。是。有。本。覺。之。證。其。不。慚。不。悔。者。亦。由。障。閉。之。深。非。因。重。大。懲。創。不。足。以。破。迷。使。覺。如。李。斯。迫。刑。東。市。方。悔。東。門。黃。犬。拿。破。崙。至。流。放。海。島。始。有。愧。悔。即。普。通。人。發。出。世。心。往。往。在。大。病。或。大。逆。境。後。者。皆。此。之。流。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亦。因。障。閉。較。薄。實。則。本。覺。妙。明。毫。無。損。益。然。則。一。切。衆。生。本。體。是。佛。所。作。又。皆。佛。事。但。如。所。教。而。住。則。即。時。皆。可。成。佛。吾。願。一。切。衆。生。成。佛。不。再。作。衆。生。故。解。此。金。剛。一。句。即。解。全。經。已。竟。亦。解。三。藏。十。二。部。已。竟。亦。說。世。間。出。世。間。法。已。竟。非。大。圓。之。愚。淺。所。能。實。則。從。佛。口。生。從。法。化。生。願。各。勦。旃。

自。予。發。明。一。切。法。皆。是。佛。法。以。後。一。切。衆。生。性。欲。不。同。種。種。差。別。有。欲。從。予。學。佛。者。予。皆。隨。類。爲。之。開。示。各。得。其。所。有。青。年。女。子。欲。學。佛。問。何。能。曰。能。繡。即。教。以。往。日。手。工。爲。繡。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或。繡。其。像。曰。無。賞。買。絲。亦。缺。書。畫。時。復。有。三。女。子。甲。多。財。乙。能。書。丙。善。畫。即。教。甲。出。賞。買。絲。乙。

書佛名丙畫佛像四人合作功德復有三女子問何能甲曰身壯有力足健能行曰汝可轉運供食給使繡者乙曰頗能言說曰汝可募緣助繡繡成分贈有緣隨緣勸化丙曰予俱無能但知對佛禮敬曰汝可持此供養盡誠敬禮爲大衆牽

既而有數男子對予自發其病者甲曰我嗜飲曰汝即以嗜飲之一念念佛以佛易酒乙曰我好色曰汝即以好色之一念念法以法易色丙曰我貪財曰汝即以貪財之一念念僧以僧易財丁曰吾氣難忍曰汝即以使氣之一念念三寶以三寶易氣四人同聲答曰吾等不信三寶但信酒色財氣奈何曰從遇危病垂斃或白刃臨頸此時猶念酒色財氣否曰不假念曰尙望救否曰望救曰汝可即思酒色財氣爲危病白刃三寶爲救兵自得相易也

又有男子自說職業甲曰吾業獵曰汝視獸之被獵如汝被獵則業可易乙曰吾業漁曰汝視魚之被捕如汝被捕則業當易丙曰吾造獵具丁曰吾善結網曰汝二人爲彼等禍根若不易業墮落尤深四人同聲答曰此業皆吾等能事若去之將飢餓而死或終爲劫盜乎曰以汝能力改謀農商等正業如一反覆手且未見不爲汝等邪命生活者皆餓死或爲盜也耶

未幾有學界者來言曰吾半生潦倒誤用聰明今何以教我曰汝即以汝聰明誦持寫經或作文

論贊揚三寶以喻未知。又有紳界者曰：吾平生以利口詭辯致人爭訟者不少。業如何消。曰：汝卽以汝利口爲廣長舌爲人說法普爲教化則功德難量。那得有罪。又有仕宦者曰：吾遊宦途回思往日隨俗貪賄欺詐百姓等。愧悚無地。如何懺悔。曰：汝可發露。汝過爲同僚戒。實力行善爲顯者勸民利百倍則變過爲功矣。

演說已。諸男女等同聲問曰：爲但如此依教奉行。抑更有總持之法乎。曰：如此依教改心易業。早夜更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在此土得佛力加被不退初心。至臨命終時往生淨土圓成佛道。然將來可成佛果。今日卽爲彼因。汝等皆可授記爲善男子善女人。問：善男子善女人流俗通稱何足授記。曰：俗人不解妄稱何責。佛說諸經往往稱文殊普賢等亦善男子。汝等安可自稱耶。或問：若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中國歷史所載人物何以除正學佛者外未聞一人成佛菩薩耶。曰：此正吾所云實得其用。不知標以佛法之名。如隋珠卞璧與砒碓同價。爲深可惜者。試觀劉寬婢污朝衣神色不異。富弼人呼其名罵而曰恐或同名。如此等學養。試問今日僧侶有幾人能耶。至於古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從容含笑於生死之際者。又仁民如堯愛物如湯。孝弟如舜等。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他山林隱德。朝廷懿行。暗合佛法大小乘者。實不可勝數也。

或曰。彼等未聞佛法。縱其行合於世間五常。終屬人天小乘。輪迴三界。及轉世易代。或墮三途。何足貴耶。曰。汝決不可作此輕薄之語也。大乘菩薩。雖證無生。往往隨本願力。輪轉三界。無暫停息。汝亦說。彼不了生死乎。又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薩。至今猶化身在地獄。鬼畜等道。汝亦說。彼爲墮三途乎。

或曰。菩薩雖應世度生。決不迷昧。彼等轉世卽迷昧。何可爲比。曰。彼等之轉世。迷不迷。汝猶不能得其左證。若云。見世間有聰明。迷而爲惡者。卽知是彼等所墮。是亦不然。蓋菩薩爲悲願度衆生者。往往現爲逆相。如調達。是天王。如來爲度釋迦。文佛故現身。生陷地獄。何可一概抹煞耶。

或曰。菩薩應世。多說出世之經。孔孟等不說出世。知受其教者。終無成佛之理。曰。度世皆觀時機。因緣。故文佛五時八教。說各不同。安知孔孟所說。不因時機。因緣。本應止此。復有秘妙。須待轉世而說耶。又安知後世之宏揚。大小乘。成佛作祖。彪炳史冊者。不是孔孟再來耶。以是義故。吾以二十四史。卽選佛譜。列代名臣言行錄。及學案。皆高僧傳。漢書。古今人表。是佛名經。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皆三藏十二部所攝。誰曰不宜。然此乃大乘真實之相。匪惟外道。凡夫難解。卽聲聞緣覺。乃至七地以前菩薩。亦難徹底了達者也。今以淺說敷述。願上根見之。勿起增上慢。中下聞之。不生

退墮心則諸佛正法。一雨普潤。三根齊被。吾願既滿。衆望亦足矣。

廣孝

近世新學諸子。或因醉心解放。至倡爲萬惡孝爲首。百行淫爲先之說。此於道德藩柵。衝抉已盡。然我仍願靜心平氣。與之商榷。今先察孝者何義。報恩之謂也。有恩當報。世人至情。卽問汝等所云自由戀愛。亦因男施恩愛於女。女爲報男恩故。方成戀愛。詩云。投桃報李。在昔已然。若女不報男恩。男恩亦無從施。施報不行。則戀愛亦絕。以是孝名報恩。則汝所云戀愛自由等。亦攝在孝中。若孝是惡。首則淫。亦應惡。首若淫。是行先。則孝亦當行先。何得自語相違。顛倒若是。惟孝與淫之大區別。以淫爲妄念相結。中伏苦果。是名行苦。雖攝孝中。只名染孝。孝爲正念相感。此世他世俱爲順益。是善心所。方名淨孝。染孝起於邪。因淨孝起於正。因淨染之別。當從因以知。果人倫之立。崇正黜邪。始有治平而成世界。若崇邪黜正。則人倫滅。世界亦因大亂。比於禽獸。雖諸君倡新說。當不願世亂成禽獸。此所以不得已而仍存人倫。欲存人倫。不得已而崇正黜邪。欲崇正黜邪。不得已而伸淨孝。闢染孝。如是孝之當行。淫之當戒。徵諸今古。理不傾動。諸有智者。應深信受。

中國儒家談孝。其書不過孝經論語。其人無過曾閔虞舜。而言守身為大。則僅地水火風之身。言事親為大。則僅一期業報之親。範圍太狹。不足以盡孝之義。致來新學之攻。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今應根據佛理。為中道之論。梵網經云。孝名為戒。亦名制止。孝既是戒。則戒有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守身事親。皆在律儀戒內。而略有攝善法一部。其餘六度萬行之種種善法及饒益有伺之種種利他行。攝在孝中者。皆未及知。是故今日談孝之廣義。當尋斯身之所以生。非僅地水火風也。不獨現世父母也。當自無始以來。輪回六道。以身續身。展轉遞化。其為父母眷屬者。不知凡幾。則所應酬之恩。當盡之。孝亦不可紀極。在凡夫時。雖未得宿命通了。知自一世以至萬世。分別為孝。然就今而推輪回之恆理。則當如大乘梵網經所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如是猛醒。發大慈悲。起大精進。思所以酬屢劫父母罔極之恩。反覆思維。屢劫父母若未了道。必在三界之內。六道之中。則現見法界一切眾生。何一非我屢劫父母。不欲盡孝。則已如欲盡孝。則宜視現前一切眾生。皆如父母。雖頂戴荷負。致敬盡養。猶懼不及。况敢有彼此之分。損害之舉乎。然今人言養親。或戕賊物命。以供口體。安知此畜生非現生父母之父母。或

其六親眷屬乎。此地水火風之畜身。安知非我地水火風之先身。或我現生父母之故體乎。如是殺畜生以養現生父母者。卽是殺父母以養父母。或殺其眷屬以養之。或殺父母之先身及眷屬之故體以養之。若父母有知其能下咽乎。

惟孝之義是報恩。則凡有恩於我者。皆當孝敬。故內典之言報恩者有四。一報父母恩。二報國王恩。三報衆生恩。四報佛恩。近世新說。不許國王有恩者。爲因專制君主。欺壓百姓。不得言恩。若爲國行政。利益於民。何嘗非恩。卽共和總統。豈非國王之類。爲能利國。亦必奉戴。何嘗非孝。佛以大慈救度衆生。明理者則知一切盡在佛之慈護中。雖外道亦何可不孝。父母之恩。舉世盡知。新學家。或比之飲食腐敗。自然生蟲。於父母何恩。或說父母自由愛染。不望生子。子自從生。非可言恩。此亦印度外道創說。稍有智者。皆知其非。衆生之恩。世雖不知。因報父母恩而推得。已如上說。然統論四恩。皆攝在衆生恩中。若報衆生恩。則四報盡報。衆生恩之量。則莫如學普賢行。普賢行願品言。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贊如來。三者廣修供養。皆爲孝敬諸佛。亦律儀戒攝。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皆爲孝佛及生。亦善法戒攝。八者常隨佛學。亦孝佛善法戒攝。九者恆順衆生。十者普皆回向。皆孝衆生。饒益有情戒攝。能修持此十大願。

王則四恩總報三聚淨戒皆備而孝之義乃大備矣。

或問居士所說孝之義太廣。須大乘菩薩方能起行。惟佛與佛乃能完備。末法人心大壞。雖至親之父母。尙不及孝。遑言無量無邊之衆生。則此所言。豈非唐勞無功乎。答曰。惟其如是。所以孔孟以菩薩方便隨順世法。僅言孝養父母。由近及遠。即佛教小乘阿含等經。亦每言孝養雙親。以雙親恩重。若不知孝。安能孝及衆生。是故今之言孝。不取儒者舊說。僅限於父母。亦不取新學妄說。不報父母恩。而偏欲報美人恩。不新不舊。酌歸中道。則以報父母恩爲孝之始。由漸擴充。至持三聚淨戒。修普賢行。報衆生恩。爲孝之備。

上言男女戀愛。皆攝在孝內。世或駭怪。其實孝以報恩爲義。不惟男女。雖兄弟朋友君臣主僕等。莫不有報恩之關係。即如今世求作官者。種種運動。或以下僚供養上司。傾家破產。捨身拚命。致敬盡禮。以投所好。比於曾閔之事親。有過之無不及者。何嘗非古今之大孝。惟從果上觀。頗難辨別。若從因上求。則對於男女君臣間之孝。是由我愛貪欲等煩惱心所起。對於父母之孝。是從信勤無貪等善心所起。煩惱心所多能爲此世。他世違損。終有苦果。善心所必能爲此世。他世順益。定得樂報。因地之發心。既殊。則果上之受報。自異。

然從善心所起之孝人人可能而每因宿業深重覆蔽良心或起怠惰放逸等隨煩惱致不行孝而反成忤逆從煩惱心所起之孝亦每以惡業熏習增長貪愛不教而能不策而進或致舉世爭趣若勢有不得已者此非大圓一人之言卽古孟子亦見及此其言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此明言慕父母少艾妻子乃至慕君皆由一孝字所引而可攝在孝中惟隨年齡之漸長社會習慣之薰染浸變其所慕之目的則能慕之孝心亦隨之名實皆變盱衡古今其能自少至老而不變其孺慕者惟舜則五十猶慕特稱之爲大孝嗟夫不得於心則熱中皆由貪念衝動勢有不得不然世人若察此理激發良心奮然移此念以事父母則立刻可爲大舜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頗有此意又若移此心以供養一切衆生平等無分別皆視爲宿世於我有大恩德遂發起大慈大悲廣行六度處處救拔雖捨身三途惡道盡未來際終不捨離此卽諸佛菩薩之悲願亦不過由熱中一念之擴充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吾人爲佛爲衆生爲孝爲貪皆隨自心何一事而不可造耶

或問旣言孝事衆生則男所戀之女女所戀之男與臣所慕之君何一不是衆生豈可分別孰爲

孝孰爲不孝乎。答曰。善哉善哉。汝所問誠爲末法衆生決疑。利樂無邊。功德無量。此不同有二。一從因上辨。孝爲善心。所貪淫等爲煩惱心。所如上所說。一從果上辨。由貪愛起者。皆依所戀愛之目標而行。決須望報。由純粹報恩起者。乃念父母有恩而報以孝。則不希望父母報我。以慈其父母慈者。乃孝德所感。非所望也。念衆生有恩而報以財施法施。無畏施。亦不望得衆生之名利恭敬。其有利養名聞者。亦施德所感。非所望也。孝親不望報者。如論語言。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舜有父頑母嚚。象傲而孝不減等。孝衆生不望報者。如金剛經言。菩薩所作功德。不應貪著。及瑜伽師地論菩薩施功德品。自他利品。皆云菩薩利他。不貪當來異熟果報。如是辨析。方知好色貪祿。雖可在孝衆生中。而實大有逕庭焉。

惟若爲濟世救民而事君。在儒如伊尹以五味干湯。猶不失爲聖之任者。在佛法亦是行菩薩道。如菩薩戒本言。有時亦現貪癡等煩惱。不爲犯戒。或爲隨順人倫及方便度生。而有妻子少艾等。在儒固爲夫婦一倫。在佛法則有在家二衆。仍許男女居室。及菩薩戒本爲度母邑。許不淨行等。惟此等在俗。必大聖賢在佛法。乃菩薩境界。始可依行。亦不在孟子所譏之例。若自量學佛未入菩薩地在俗。未躋聖賢。則猶當審察孟子說以謹其行也。

或曰。父母恩切。固易發起孝心。故中國史載。亦屢見不一。至衆生疏遠。古人言民胞物與者。祇聞其言。未見其人。今世非盡人學佛。何法能啓彼孝心耶。答曰。此責在學佛者。當苦口婆心。徧倡六道輪回因果報應之理。動之以利害。警之以苦樂。且告以勢之不得不然。謂此色身累我。世世造業。忘恩負義。至今方悟。應當於此報身。供養衆生。猶恐報恩不盡。虛棄此身。徒爲無益。於是觀一切衆生。如累劫父母。現於當前。頓發天良。決起孝養。汲汲若不及。如皋魚所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父母不相待等。則視現前著生之老弱困苦無告者。何一不可盡孝耶。此孝義之極廣者。皆可由狹義之孝。薰發而至。吾願一切衆生。見者聞者。同解此義。同發此心。同修此行。庶幾可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卽此娑婆五濁惡世。決變清淨佛土無疑矣。

此廣孝篇。余前三年已作。曾印入慎決擇論。復登杭州之江日報。以當時思想滯阻。言未究徹。利他未廣。今準酌新舊。僅取原文之少分。而過半乃爲新造。非敢言盡善美。不過聊補往舊之缺。亦伯玉知非之義歟。大圓自記。

眞平等論

自盧梭民約以後。遠西哲學家。往往盛張平等之說。逮歐風東漸。更因緣印度哲學。而平等之說。益熾。實則彼所談平等。以我執爲體。以貪瞋癡等爲用。人人求自身平等。則對於他身。卽不平等。人人求自家自國平等。則對於他家他國。仍不平等。惟所以求平等等者。不離我執。則由我執所出。無往非貪瞋癡。乃至殺盜淫妄等現行。而世界之大亂。因是滋蔓。此之謂相似平等。非眞平等。眞平等者。在破我執。我執破。則不求利己。是無我相。不務損人。是無人相。不爲一己。而害多衆。是無衆生相。不爲興本國而滅人國。是無壽者相。四相旣無。我執不起。如是廓然大公。則人人之道。德平等。智識平等。久而熏習。乃至心行平等。則國家不求治而自治。世界之亂。不求平而自平。是故居今之世。不欲撥亂反正則已。如求撥亂世而反之正。則宜談眞平等。欲談眞平等。則宜闡揚佛法。惟佛法所談平等之義。散在經論。非好學深思者。尙難窺見。今準經論。略爲條舉。冀人覽而生信。因信起行云耳。

一曰佛教平易近民也。佛談五戒。不殺近仁。不盜近義。不淫近禮。不妄語近信。不飲酒近智。其說十善。則身三業不殺盜淫。近於儒言修身。口四業不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近於儒言謹信。意三業不貪瞋癡。近於儒言誠意。此數者不修。則無人道。與禽獸何異。修此數者。亦如水火粟帛之家。常

日用故佛。教無索隱。行怪不近。人情等弊。此設教之平等也。

二曰佛法不違世事也。法華經曰。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皆順正法。六祖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蓋佛於六道。必生人中。其成佛也。名人天師。亦名世間解。是佛教化人天。皆就世間諸法。一一解釋。能通達世間法者。則搬柴運水。迎賓待客。無非佛法。能通達佛法者。雖日用常行於世間法中。而常不離佛法。此垂法之平等也。

三佛法方便多門也。華嚴經說。五地菩薩。涉世度生。於世間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鑿。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法華經言。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爲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地持論云。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一內明。二聲明。三因明。四醫方明。五工巧明。此攝世間一切諸法。皆爲佛法。方便無有一法出佛法外。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况又在塵不染。入俗不亂。卽所謂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此方便之平等也。

四衆生皆有佛性也。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執。則無師智。自然智。一切智。皆得現前。是言衆生與佛。無二無別。但能消除煩惱。對治業障。則本性顯現。當體卽是無知。愚上下等階級之分。此佛性之平等也。

五教化之普及也。世俗之教。祇及人類。而人類中又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能受教者尤多。佛法闡明佛性。不獨人類無賢否。皆可成佛。卽胎卵濕化四生。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道。無不可教之成佛。如金剛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如是無量無數。無邊衆生。我皆命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教化之平等也。

六自他之兼利也。佛法小乘。雖偏重自利。頗似厭世自了。至大乘則發四宏誓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是無一衆生不度。曰煩惱無盡誓願斷。是無絲毫煩惱不空。曰法門無量誓願學。是一法不棄。曰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不止於小果。其六波羅蜜。曰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智慧等。無一非己立。人已達。達人之道。此自他之平等也。

七大雄之無畏也。匹夫之勇。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意氣之雄。再而衰。三而竭。佛法以大忍大精進之力。消滅一切煩惱障礙。摧伏一切天魔外道。盡世出世間而奉行衆善。攝人非人等而共證無上菩提。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及將此身心奉度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者。夫不捨一衆生。則無一衆生不服。將身奉塵刹。則無一塵刹不歸。此大雄之平等也。

八大智之無分別也。世間學術文藝。各執一偏。所談不出第六意識妄想分別。至佛法大乘。建立

第八阿賴識。含藏無始以來善惡種子。隨順惡種。則迷一切智而爲愚癡之凡夫。熏習善種。則證一切智而爲大覺之如來。凡夫智雖妄分別而實不能分別。如來智惟無分別而實無分別。此大智之平等也。

九大悲之深廣也。古之言仁。不過一國之內。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今之言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不過救濟一國。乃至一羣。况我執未破。私心未除。外雖利人。實乃自利。至佛教明三世因果。知現前三界二十五有一切衆生。罔非夙世六親眷屬。衆生墮三塗。如眷屬墮三塗。衆生在八難。如自身在八難。如是發起大悲。誓欲救度一切衆生。不惟不分種族國界。且不限一世界一時期。所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而皆以種種方便救拔。俾得離一切苦。獲究竟樂。此大悲之平等也。

十大願之無盡也。世人志願。不過爲一身名聞利養。稍廣則爲家爲國。其功名德業。止於一時。雖或流風餘澤。偶及數世。亦多非始願所及。惟佛教達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及十方國土。不出一心之內。故其立願自度也。則修行三大阿僧祇。而期證佛果。其度人也。則以四攝四悉檀等。稱稱方便。及現身塵刹而不辭疲倦。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念念相續。無有間斷。如觀世音菩薩現卅二應身而度衆生。地藏菩薩無量劫來恆度罪苦衆生。自誓地獄未空。決不成佛。此大願之平等也。

已上設教義垂法義方便義佛性義普化義兼利義大雄義大智義大悲義大願義如是十義建立平等已其次應遣偏執

偏執有二一我執二法執初遣我執又五一執五蘊四大假合之我身為實有為主宰於是因私我身故起種種貪愛煩惱以排擊他身則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悟四大無常五蘊皆空本非實有亦無主宰如是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既無所私是能平等二執此身從梵天上帝等生竭誠奉事上帝梵天以自身等微塵泥團是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衆生身從衆緣和合而有不惟梵天上帝等不能生之亦無力能滅但悟佛性而一眞常住是則平等三執種族別異風俗習慣之不同爾我詐虞貴賤貧富之攸殊彼此欺侮則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種族雖異佛性是一貴賤貧富外表徒設風俗習慣舊染堪除是則平等四執賢愚懸判智慧有具不具賢者升之青雲有餘愚者墮之九淵不足是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一切衆生佛性本具由障有輕重乃分賢愚但離障染賢愚無別是則平等五執有命數由天稟賦命應福樂不求自得數當困苦雖求無益則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善惡因果皆從心造雖現得樂果若更造惡還受苦報雖現獲苦果若造善因將受樂報是則平等也

次遣法執又三。一執我所有法。如世間國城車馬珍寶衣食等。皆爲實有。從是起貪。貪不遂則瞋。瞋不已則癡。展轉增上。漸至殺盜淫妄。無所不爲。則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我身既空。凡從我所有之法。無一不空。我所若空。則三毒煩惱無從安立。是則平等。二執世間有爲之法。如言五蘊之假身。雖空而五蘊之法。尙不敢空。如是執者。卽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有爲等法。念念生滅。幻有實無。是則平等。三執出世間無爲之法。如言有爲法。念念生滅。固可云空。無爲之法。常住不滅。應是不空。則不平等。如何對治。佛則教以無是有爲。卽名無爲。非有爲。外別有無爲。實法。今有爲既空。無爲豈實。是則平等。

如是由上五蘊四大義。梵天上帝生義。種族別異義。賢愚懸判義。命數天賦義。遣五種我執。復由我所有義。有爲義。無爲義。遣三種法執。已則由前所申十義之平等。遂能理善安立。不可移奪。世之談平等。企望平等者。倘能循由斯義。以之修身。則煩惱可息。以之齊家。則勃谿可免。以之治國。經世則亦紛亂可止。治平可見。決不似今世之口談平等而行。則最不平等。求平等愈急而不平等。愈甚矣。然茲所談。不過爲初心略示梗概。若夫有丈夫志。發廣大心。真欲以平等之法。救度衆生。共臻大同者。則宜覽華嚴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義。以修普賢勝行。法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等。義。而。行。方。便。濟。度。又。學。相。宗。破。我。法。而。一。切。唯。識。三。論。破。空。假。而。中。道。不。住。則。平。等。之。義。方。眞。實。圓。滿。不。獨。以。解。今。世。科。學。哲。學。及。普。通。宗。教。談。平。等。者。之。惑。且。足。以。喚。醒。社。會。主。義。者。之。平。等。大。夢。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願。以。是。與。談。平。等。者。爲。攻。錯。之。資。禮。曰。學。然。後。知。不。足。亦。願。與。談。平。等。無。效。者。作。進。學。之。資。若。此。義。行。則。衆。生。可。得。依。怙。之。所。而。世。界。亦。將。有。平。和。之。望。矣。

慈悲與愛之區別

孔子曰。惡紫之敎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莠恐其亂苗也。相似之物。與眞接近。或竟逼真。其用大殊。有若天壤。思想儻侗者。一聞其說。便墮溺其中。不能自出。或更著書立說。以自誤誤他。如指紫爲朱。指鄭聲爲雅樂。指莠爲苗者。僅論其體。與因以其逼。似尙難檢驗。迨後由體起用。從因得果。始知利害關係之迥殊。故孔子之惡。非惡紫。鄭聲。莠等實恐其奪朱亂樂。與苗乃不得不惡也。是惡卽論語之名。正言。順荀子之正名。解蔽。孟子之不得已。而辯亦卽古今中外一切學術之諍推而言之。斯惡非煩惱心所之瞋。乃四無量心之大慈大悲也。

今世論學者。善於附會。又喜新厭故。或遠交近攻。往往取遠西一言一句。有可緣附我國高深優

美之學者。則削足適履。惟恐不及。其不學無術。盲動待救之處。固難悉數。今但就普通哲學宗教教育家等所常持以大聲疾呼之愛字而一分析之。不明此義而鑄成五洲大錯者。皆是此字了達此義。使一切宇宙問題。人生問題。爽然解決者。亦此字。又况世之大愚不靈者。好持此愛字上。附於佛說之慈悲。使世俗學者。進無所益。而學佛未定者。或退失故居。爲害靡淺。故不得已爲分析論之。

初論愛者。謂中國儒家言汎愛。墨家言兼愛。遠西耶穌教亦言博愛。其帶宗教性之一切哲學。或言合羣進化。人生主義。社會主義等。除尼采等一二自利超人主義外。罔不以愛爲宗教學術之根本。救世利人之靈丹。於是附入佛說大慈大悲。更爲尊崇。而使人信仰。今就字形釋愛。爲受中着心。愛在釋典。屬徧行心所之一。何謂徧行。云何心所。謂世人隨起何心。卽有受等心所隨起。所屬於心。故名心所。成唯識論解受心所云。受謂領納。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爲性。起愛爲業。能起合離非二欲故。愛自受起。爲受之業。故於受內著心。以示受爲心所。受起隨心作業。名愛。愛既從受有。則受能領納境。順相違境。相及不順不違。俱非境相。而愛亦自能起合順境。相離違境。相及不合不離。非二境相之欲。故推愛之因爲受而窮。其果則爲欲。欲爲別境。心所之一。謂能緣別別境。

而起欲。雖別境之欲。通染淨。淨欲卽願。不易現起。而普通多屬染欲。在儒典每曰人生有欲。或曰人之大欲。是欲爲貧。宋人理學亦曰存理遏欲。是說欲與理違。不遏欲則理不存。以此檢校。欲爲受之。別欲不可繼。則愛亦何可逞。

由是徵之人事。世人言愛國愛羣。則必起惡他國他羣。愛惡相攻。戰鬪弗已。世界糜爛。生民塗炭。所愛何益。若云汎愛兼愛博愛。乃至今日倡爲大愛主義者。爲問彼愛有際限乎。無際限乎。若有際限。則除本愛之外。必有非愛。非愛與愛互相水火。不離鬪亂。終至變愛爲惡。不得名愛。若無階限。則無論何國何人。盡在愛中。是卽平等。不得名愛。以愛本從受。有能起染欲。非平等攝。故且爾縱觀今世醉心於愛。昌言大愛者。孰能出乎自私貪愛而行。無際限之愛乎。由此由名義之混濫。致事實之相違。此孔子慨然於必也正名。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之辨愛。亦欲使昧於名義者。因言反省。顧名思義。以漸成爲秩然不亂之事實。

次言慈悲者。謂慈能與樂。性卽無瞋。悲能拔苦。亦卽無害。無瞋害二。是善心所。純淨利他。四無量攝。云何與樂。云何拔苦。謂諸菩薩緣有情界。觀見百一十種苦。謂有一苦。依無差別流轉之苦。一切有情無不皆墮流轉苦故。復有二苦。一欲爲根本苦。謂可愛樂若變若壞所生之苦。二癡異熟

生苦。謂若猛利體受所觸。卽於自體執我我所。愚癡迷悶。生極怨嗟。由是因緣。受二箭受。謂身箭受及心箭受。復有三苦。一苦苦。二行苦。三壞苦。復有四苦。一別離苦。謂愛別離所生之苦。二斷壞苦。謂棄捨衆同分死所生之苦。三相續苦。謂從此後數數死生展轉相續所生之苦。四畢竟苦。謂定無有般涅槃法諸有情類。五取蘊苦。復有五苦。一貪欲纏緣苦。二瞋恚纏緣苦。三憒沈睡眠纏緣苦。四掉舉惡作纏緣苦。五疑纏緣苦。復有六苦。一因苦。習惡趣因苦。二果苦。生諸惡趣苦。三求財位苦。四勤守護苦。五無厭足苦。六變壞苦。如是六種。總說爲苦。復有七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會苦。六愛別離苦。七雖復希求而不得苦。復有八苦。一寒苦。二熱苦。三飢苦。四渴苦。五不自在苦。六自逼惱苦。謂無繫等諸外道類。七他逼惱苦。謂遭遇他手塊等觸蚊蟲等觸。八一類威儀多時住苦。復有九苦。一自衰損苦。二他衰損苦。三親屬衰損苦。四財位衰損苦。五無病衰損苦。六戒衰損苦。七見法苦。八現衰損苦。九後法苦。復有十苦。一諸食資具匱乏苦。二諸飲資具匱乏苦。三騎乘資具匱乏苦。四衣服資具匱乏苦。五莊嚴資具匱乏苦。六器物資具匱乏苦。七香鬘塗飾資具匱乏苦。八歌舞技樂資具匱乏苦。九照明資具匱乏苦。十男女給侍資具匱乏苦。當知復有餘九種苦。一一切苦。二廣大苦。三一切門苦。四邪行苦。五流轉苦。六不隨欲苦。七違

害苦。八隨逐苦。九一切種苦。一切苦中復有二苦。一宿因所生苦。二現緣所生苦。廣大苦中復有四苦。一長時苦。二猛利苦。三雜類苦。四無間苦。一切門中亦有四苦。一那落迦苦。二傍生苦。三鬼世界苦。四善趣所攝苦。邪行苦中復有五苦。一於現法中犯觸於他。他不饒益所發起苦。二受用種種不平等食。界不平等所發起苦。三卽由現法苦所逼切。自然造作所發起苦。四由多安住非理作意所受煩惱隨煩惱纏所起諸苦。五由多發起身語意種種惡行。所受當來諸惡趣苦。流轉苦中復有六種輪轉生死不定生苦。一自身不定。二父母不定。三妻子不定。四奴婢僕使不定。五朋友宰官親屬不定。六財位不定。自身不定者。謂先爲王後爲僕隸。父母等不定者。謂先爲父母乃至親屬。後時輪轉。反作怨害及惡知識。財位不定者。謂先大富貴。後極貧賤。不隨欲苦中復有七苦。一欲求長壽。不隨所欲。生短壽苦。二欲求端正。不隨所欲。生醜陋苦。三欲生上族。不隨所欲。生下族苦。四欲求大富。不隨所欲。生貧窮苦。五欲求大力。不隨所欲。生羸劣苦。六欲求了知所知境界。不隨所欲。愚癡無智現行生苦。七欲求勝他。不隨所欲。反爲他勝而生大苦。違害苦中復有八苦。一諸在家者妻子等事損減生苦。二諸出家者貪等煩惱增益生苦。三饑饉逼惱之所生苦。四怨敵逼惱之所生苦。五曠野險難迫迕逼惱之所生苦。六繫屬於他之所生苦。七支節不具損

惱生苦。八殺縛斫截捶打驅擯逼惱生苦。隨逐苦中復有九苦。依世八法有八種苦。一壞法壞時苦。二盡法盡時苦。三老法老時苦。四病法病時苦。五死法死時苦。六無利苦。七無譽苦。八有譏苦。是名八苦。九慍求苦。如是總說名隨逐苦。一切苦中復有十苦。謂如前苦五樂所治有五種苦。一因苦。二受苦。三唯無樂苦。四受不斷苦。五出離遠離寂靜苦。提樂所對治家欲界結尋異生苦。是名五苦。復有五苦。一逼迫苦。二衆具匱乏苦。三界不平等苦。四所愛變壞苦。五三界煩惱品麤重苦。是名五苦。前五此五。總十種苦。當知是名一切種苦。前五十五。後五十五。總有一百一十種苦。菩薩緣此百一十種極大苦聚。發起大慈大悲之心。其欲拔苦也。爲愍其困苦。萬狀出於至誠。不忍不得不拔。其欲與樂也。爲哀其力窮勢極。永絕希望。亦出至誠。不忍不得不與。

如彼菩薩本生鬘論說。大車王弟三太子。投身飼虎緣。尸毗王割肉飼鷹救鵠命緣。兔王捨身供養梵志緣。慈力王刺身血施五夜叉緣。其拔苦也。豈有絲毫望報之念。或他種名聞利養等求。耶。又如華嚴經十無盡藏品言。菩薩年盛色美。衆相具足。名華上服。而以嚴身。始受灌頂轉輪王位。七寶具足。王四天下。時或有人來白王言。我今貧窶。衆苦逼迫。惟願仁慈。特重愍念。捨此王位。以贍於我。我當統領。受王福樂。爾時菩薩作是念言。一切榮盛。必當衰歇。於衰歇時。不能復更饒益。

衆生。我今宜應隨彼所求。充滿其意。作是念已。即便施之。而無所悔。又或時有無量貧窮之人。來詣王前。或乞國土。或乞妻子。或乞手足。血肉心肺頭目髓腦。菩薩是時心作是念。一切恩愛。會當別離。而於衆生無所饒益。我今爲欲求捨貪愛。以此一切必離散物。滿衆生類。作是念已。悉皆施與。心無悔恨。如是外盡灌頂轉輪王位。內盡血肉手足頭目髓腦等。皆能捨施。豈尙有何樂而不可施耶。

以是與樂拔苦之清淨至極。毫無污染。方名慈悲。更以之較量彼愛。則其大相懸殊者。乃可得而言矣。一愛卽是貪屬煩惱心所。慈是無瞋。悲是無害。皆善心所。二愛因受有其果爲取。慈悲非從受有。且能離取。三愛被受緣亦能緣取。緣生流轉。慈悲平等。號名無緣。四愛有對待。交相纏縛。慈悲無對。無待。純從眞如流出。五愛有際限。愛極則瞋生。慈悲無際限。故號無量。六愛雖及人而反重。自私故屬私德。慈悲雖出自心而恆利人。故爲公德。七愛依愚癡生。故恆染污。慈悲從智慧起。故恆清淨。八愛唯染污。故可與惡同起。致轉成惡。慈悲惟清淨。則決不與瞋害相雜。九愛在四根本煩惱中。名爲我愛。與我見我慢我癡相依不離。我執慈悲。則捨我爲人名爲我空。十愛由我起。執我必執法。復有執法慈悲。則我法二空。有此十端。足以見愛與慈悲之水火不相容。冰炭不相

入然充愛之量。雖可破除我法二執。同於慈悲。無如愛根雜染。從未有能破我法二執者。若破執亦決不名愛。是故愛名決不可與慈悲混。况如上引華嚴所談。所以有慈悲者。本爲求捨貪愛。今乃以愛混爲慈悲。何其顛倒若是之甚耶。

或云愛若非貪。祇是仁愛。堪說慈悲否。答尋儒所云仁。亦與慈悲大有逕庭。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以人或人心爲仁。卽指阿賴耶識中之惻隱種子。惻隱種子含藏於本識中。雖可許爲無漏清淨。而其他有漏非清淨之種子。如貪瞋癡慢疑惡見。乃至八萬四千煩惱等。無不並藏其中。如惡義聚。不可指數。非有聖慧簡除。則一清淨種子現行時。而無量雜染種子皆可現行。然則一惻隱之心行。孰能保其決然利他。決定無染。此如孟子引喻赤子匍匐將入井一事。可見當赤子匍匐將入井時。雖途之人皆惕然欲救。是爲惻隱種子。因緣激發之證。及去斯前行。或卽劫盜。或卽與人相爭相殺。則俄頃之際。而所行復與仁反。是故儒之言仁。本可分二。一以愛爲仁。如稱管仲相齊爲仁等。則與慈悲判若秦越。一以非愛爲仁。如云克己復禮等。則殆將斷除見愛煩惱。與二乘之言慈悲相近。若與大乘之無緣大慈平等大悲。則猶相差甚遠矣。

嗟夫。今人往往誤認一愛字。旣以自陷。又持彼旗幟。號召於人。其爲宗教也。則挾其染污之癡愛。

流轉生死。酬報無窮。有時亦以愛極。瞋生而起。教禍雖流。血萬里積尸如山。有所不顧。其爲政治教育也。則以彼貪愛之盲動。競名死利。蹂躪道德。背棄公理。無所爲而不可。其極至於男女之防。效禽獸之行。而有所謂自由戀愛者。則愛之一字。其弊不可勝言。至近年世變日亟。人心厭亂。有識之士。爭研佛學。欲以我佛所說大慈大悲救濟紛亂。則又有誤認慈悲二字而起。謬見或研究慈悲二字而不得解者。遂欲以之同於耶穌之愛與孔孟之仁。執著皮毛而棄其精義。率爾施行。一不見效。或愈以致禍。則歸咎於我佛之不靈。與佛法之不可信。此爲認卞玉爲碓。以甘露爲毒藥者。其利富關係之重。全由空疏無學。不能正名辨物而致。吾爲今世研究學問。放言文明者。懼故聊因禪餘表而出之。

再辨我愛與慈悲

予向者作愛與慈悲之辨。攝義較廣。恐猶難了。今就經論專辨我愛。略引聖言。無費增語。照察虛妄。真義斯見。所云我愛。乃根本煩惱之一。謂愛我之愛。依主釋也。然愛我之愛。爲有愛之本。而愛所愛我。爲執我之根。故凡言我。皆是愛離。愛無我。言愛亦無非我。離我無愛。離我無愛。故愛與佛。

之無我大悲異。今先說我。

圓覺經云。云何我相。謂諸衆生心所證者。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肢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卽知有我。是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云何人相。謂諸衆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爲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皆名人相。云何衆生相。謂諸衆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衆生。則知彼人說衆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衆生。則非是我。云是非彼。我是衆生。非彼我故。善男子。但諸衆生了證了悟。皆爲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衆生相。云何壽命相。謂諸衆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爲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消冰。無別有冰。知冰消者。存我覺我。亦復知是。此雖分說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合之則一我相。如云。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等足見我相之深隱微細。雖至清淨涅槃境界。尙不能離。何以故。證於如來畢竟涅槃者。爲有我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者。我悟我證。故我人相所不及。存有。所了者。我所了。故若心照見一切覺者。我心照見。故如是四相展轉分析。後後轉深直。

至。一。法。不。存。能。所。雙。絕。方。有。少。分。相。應。若。有。絲。毫。能。所。譬。如。認。賊。爲。子。則。其。家。財。寶。終。不。成。就。今。世。衆。生。之。言。博。愛。者。皆。以。己。能。愛。一。切。人。得。我。愛。名。亦。可。藉。以。得。他。人。愛。如。是。若。有。他。人。讚。歎。我。愛。卽。生。歡。喜。愈。憎。彼。愛。若。有。誹。謗。我。所。愛。者。便。生。瞋。恨。轉。愛。爲。憎。則。知。彼。之。我。相。堅。固。執。持。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何。得。妄。與。慈。悲。相。比。耶。

次言愛者。成唯識論說阿賴耶云。有情執爲真自內我。乃至未斷。恆生愛著。故阿賴耶識是真愛著處。不應執餘五取蘊等。謂生一向苦受處者。於餘五取蘊。不生愛著。彼恆厭逆餘五取蘊。謂我何時當捨此命。此衆同分。此苦身心。令我自在受快樂故。五欲亦非真愛著處。謂離欲者。於五妙欲。雖不貪著。而愛我故。樂受亦非真愛樂處。謂離第三靜慮染者。雖厭樂受。而愛我故。身見亦非真愛著處。謂非無學信無我者。雖於身見不生貪著。而於內我猶生愛故。轉識等亦非真愛著處。謂非無學求滅心者。雖厭轉識等。而愛我故。色身亦非真愛著處。離色染者。雖厭色身。而愛我故。不相應行。離色心等。無別自體。是故亦非真愛著處。異生有學起我愛時。雖於餘蘊有愛非愛。而於此識我愛定生。故唯此識是真愛著處。此說阿賴耶識是真愛著處。真愛著處。卽是我愛所愛之處。世之異生。凡夫。未有斷我愛者。則對阿賴耶識。決然常愛。雖有高蹈之士。有時不愛色聲香

味觸等五欲。而此我愛終不能捨。直至世間。因處極苦逆境。能捨色身。以致自殺。而彼自殺一念。猶求彼我脫離苦難。享受快樂。故論言五取蘊。五欲樂受身。見轉識。色身不相应行等。皆有時斷。愛非眞愛。著處惟阿賴耶識。是眞愛著處。非至佛果。或阿羅漢。無有斷時。由是以談。凡有我者。勢必有愛。若有愛者。亦不離我。我愛執藏。與我癡我見我慢等展轉成八萬四千煩惱。流轉生死。無有窮極。愚人不察。猶以之比我。以之大慈大悲。應聞正教。廢然知反矣。

眞佛學家當爲世界大勞動家

自禪宗盛行於中國。積久弊生。往往誤會山間水邊隨緣度生之意。以爲斯卽教人止息萬緣。一事不爲。其實不然。言度生者。非謂汝自度生活優遊山水而已。是教人隨在何處。廣度衆生。所謂宏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是也。自是義不明。而有識者憂之。致佛法漸成與世相遺。夫佛法不捨衆生。豈可遺世獨立不問世事哉。是故應尋經教。如華嚴普賢行願品。說十大願王。種種恆順衆生。淨行品。以百餘願攝世出世間一切事。若依教奉行。則雖尙有所言。一日二日萬幾。猶不及其少分。何況空閒無事耶。卽禪宗有百丈大師者。創立叢林。亦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約。可見佛

菩。薩。經。論。及。祖。師。說。法。無。一。不。主。張。兼。運。六。度。廣。攝。萬。行。者。後。人。不。察。行。與。佛。違。致。來。世。俗。之。謗。
 毀。伊。誰。之。咎。歟。惟。佛。法。對。時。機。說。時。有。不。同。所。行。或。異。今。二。十。世。紀。萬。國。交。通。人。生。紛。擾。之。時。正。
 宜。掃。除。舊。習。闡。明。大。乘。正。法。從。日。用。常。行。上。以。盡。救。世。利。物。之。大。用。於。是。在。軍。界。以。安。民。息。亂。爲。
 佛。法。在。政。界。以。道。德。齊。禮。爲。佛。法。在。工。界。以。制。器。利。用。爲。佛。法。在。商。界。以。交。易。得。所。爲。佛。法。在。農。
 界。以。力。田。躬。稼。爲。佛。法。乃。至。在。國。以。能。治。其。國。爲。佛。法。在。鄉。以。能。善。其。鄉。爲。佛。法。在。家。以。能。齊。其。
 家。爲。佛。法。佛。法。隨。無。量。衆。生。之。樂。欲。而。盡。變。衆。生。亦。隨。無。量。之。要。求。而。盡。歸。於。佛。法。以。此。世。間。有。
 衆。生。處。卽。有。佛。法。有。佛。法。處。不。離。衆。生。世。人。病。佛。法。偏。空。此。則。無。一。不。有。世。人。患。佛。法。消。極。此。乃。
 積。極。之。至。世。人。病。佛。法。厭。世。此。則。奮。身。入。世。而。不。肯。出。大。圓。往。日。未。學。佛。時。甚。厭。俗。事。每。逃。僻。靜。
 自。學。佛。而。後。始。知。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則。回。入。俗。間。衆。善。奉。行。日。不。暇。給。及。參。叩。他。方。偏。訪。知。識。
 凡。行。菩。薩。道。者。晝。夜。忙。迫。亦。復。如。我。於。是。由。自。他。內。外。觀。察。方。信。眞。正。之。大。乘。佛。學。家。將。爲。世。界。
 之。大。勞。動。家。矣。因。嘗。改。古。詩。之。一。聯。以。贈。友。人。曰。可。喜。年。年。擷。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然。在。詩。人。
 以。自。利。爲。務。故。以。爲。他。人。作。嫁。爲。可。惜。而。菩。薩。以。利。他。爲。懷。則。正。以。爲。他。人。作。嫁。爲。可。喜。也。
 或。問。佛。法。以。戒。定。慧。爲。本。若。兼。營。他。事。安。能。修。定。開。慧。答。曰。世。間。外。道。一。言。修。行。必。逃。入。空。山。閉。

目枯坐。自謂是定。實是鬼窟裏作活計。決無開慧之效。若大乘佛法。則明萬法唯心。心外無法。雖廣修萬法。而心總是一心。不亂。卽謂之定。豈有他耶。問曰。初心未解唯心。雖聞唯心之語。終與所行不能相應。何得概以唯心期之。答曰。此有方便教之念。佛任作何等資生產業。而念恆在佛往生在期。亦無礙難。問曰。自未能度。輒言度他。豈非以盲引盲。同入火坑耶。答曰。此大不然。雖全未解佛法。但信佛法。是善能苦口勸人。尙有無量功德。何況稍能解達。方便指導。則功不唐捐也。若必待自己成道後。再起度人。則衆生乃菩提之本。不度衆生。決無成道之理。况菩薩攝他爲自。不能度他。卽是不能自度。此吾之主張。今日學佛。無論解不解。但以利他爲先。一心利他。自雖墮落地獄。則地獄亦不敢受。卽受亦變成淨土。蓮花雖一人墮。而有無量受恩衆生。同來拔救。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此吾近來所以不爲狂言所惑。而利他之心。愈切愈廣。且決不求自利。常對佛菩薩發願。將此身心奉塵刹。誓度衆生。先成佛也。若不肯利他者。實有數危。一墮卽無救。二光明智慧狹小。三魔障繁起。四俗人謗毀。五定無勝果。爲翻此五危。必行菩薩道。亦甘爲世界之大勞動家。

人生當以智慧爲生活論

頃見佛化報載無諍君評梁漱溟孔子人生哲學曰。世間無一事不是生活。雖你所說哲學家但說不行。亦是作但說不行的生活。此言甚宏通。唯識家說萬法唯識。亦可說萬法唯生活。實不見有法出於生活之外者。何以故。佛說一切有情皆依食住。食雖有段。觸思識四種。既說萬法唯識。則段食觸食思食三種皆可攝在識中。而統名識食。既止有識食。亦可云萬法唯生活。故無諍君之言。最爲博達善巧。足以爲梁君之導師。梁君對之不惟不起嗔心。亦當虛心受益也。

今世哲學家所云人生者。卽是六道有情中一道衆生之生活。既屬有情。攝在緣生法中。不能不有生活。有情種類不同。卽生活亦不一。但就人類一道言。如士以讀書爲生活。農以耕種爲生活。工以制器爲生活。商以通有無爲生活者。細分之。軍界以殺伐爲生活。政界以權謀爲生活。教育家以興學爲生活。哲學家以談理爲生活。宗教家以不離其宗。昌明其教爲生活。乃至奕者以下棋爲生活。博者以賭錢爲生活。蕩子以漁色爲生活。飲者以嗜酒爲生活。無論何人。凡其性有偏嗜。好卽以其嗜好爲生活。所謂以食爲住者。謂如依所食而安住其心。既安住其心。則其色身亦因之得住。持不壞也。

惟世人所有種種生活皆依識住識者剎那生滅起惑造業是名行苦雖當時得食似能資益身心實則中伏苦性或現在苦中行樂處苦而不自知或將來發生苦果則悔恨無及然則云何能免苦耶曰是必轉變其生活避去苦因將來方得樂果云何轉變耶是必如唯識家所云轉八識成四智卽轉阿賴耶爲大圓鏡智末那爲平等性智意識爲妙觀察智前五識爲成所作智四智既轉則於晝夜六時行住坐臥中皆以智慧作生活於是隨發一念隨說一語隨起一行而身口意三業清淨純是善因則此世他世必得純善之果決定無疑夫識與智慧區別甚遠經云依識染依智淨染卽生死淨卽爲佛異生衆生常以識爲生活故屢劫輪迴生死諸佛以智慧爲生活故雖處生死而恆得解脫矣

問諸佛方能以智慧爲生活世間異生凡夫豈有希望耶曰世人雖不能卽證佛果但能豈敬三寶持經念佛禮拜供養等以家佛爲生活佛是智慧之本亦可謂以智慧爲生活矣

問但以學佛爲生活將斷絕他種生活則此色身恐難保其生活若不斷絕他種生活復恐學佛生活難以堅固如某君說梁漱溟君初亦以學佛爲生活因不斷絕他種生活遂爲他種生活所轉漸欲離脫佛之生活豈不危險耶曰梁君或是方便示現亦未可知且靜觀其將來否則卽是

未能真以佛爲生活。所以者何。佛是摩訶般若。廣大智慧。若以佛爲生生活者。必能徹見世間一切生活。皆是虛假。而惟以佛法爲真生活。雖隨順世法。不斷世間一切生活。而其心行時時以佛生活爲歸宿。以是義。故吾人爲佛生活者。可云不斷世間生活。亦非不斷世間生活也。

問現今哲學家。可云以智慧爲生活耶。曰。彼輩所云智者。亦自稱知識於識。亦僅能知第六意識。故凡事皆以意識卜度。互相諍論。無有勝解。尙不知有七八識。故對於宇宙人心之根本論。終不能自圓其說。識之生活。尙不能全何得云智慧耶。

問近聞某君言。上海某大商主。信佛行布施。既死則變犬於日本人家。託夢於其家而贖歸。夫犬是畜生。愚癡之類。豈生以智慧爲生活。死乃變愚癡之畜生耶。答曰。佛法本有修福修慧二種。福慧雙修。方爲佛法。經云。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馬挂纓絡。世人或聞佛法。重布施。卽但知布施財帛。以培福報。然因財物所累。愚癡過甚。或復有時造畜生業。罪福相離。則死後雖變畜生。猶享餘福。以是應知佛說六度般若。爲最重。吾人雖學佛。猶宜知福慧雙修。與其偏重於福。無慧照之致。遭墮落。毋寧偏重於慧。雖少福分。能免危險。况有真智慧者。斷無不修福者。不知修福者。決知其非真智慧也。

問曰。居士言人生當以智慧爲生活。世間不學佛者。如前已說。必不能得眞智慧。卽學佛人。或有夫婦之愚。雖知信向。亦無從求智慧。將雖學佛。而亦不能解脫耶。曰。佛法有異方便。賢愚皆能智慧。雖不離文字。亦不盡在文字。愚夫愚婦。但念佛禮拜。自得智慧。開朗智慧。稍開當教。持經經之簡易。而爲智慧之鑰者。莫如般若心經。此經古註頗難通曉。大圓曾以方便爲說口義。卽專爲此輩作得度因緣者。且大圓有願。凡聞見此口義者。必令同入般若波羅蜜門。則眞欲以智慧爲生活者。心誠求之。無不滿願矣。

佛化之新對治

今之劇亂。起自名利。自總統以下。均由利興。在上位者。以利得故。不能不誅求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亦欲以利得。不能不剝削庶民。庶民鈍者。悲歎茹苦。而不敢言。其黠者。憤不能忍。或激爲匪。又有中庸之輩。力不能爲亂。亦不甘劫盜。雖不得已。隱忍草野。外似寂靜。實則臨淵羨魚。見獵心喜之一念。耿耿在抱。但求機會。而思得一逞。此種上下交征。利之貪欲。病幾乎彌布全世界。然隨國事之治亂。而患病有深淺。亦可隨病患之深淺。而診國勢之治亂。此病舉世同患。舉世之

醫者亦以其種種學術思想方法並治皆不能效。今惟乞靈於我佛大醫王。即可告以名利不過作官。作官若爲化民。則惟孝友於父兄。施及鄉黨。修持五戒。奉行十善。以次擴充。所化自普。何必定領一邑一國。耶若爲名利。則感化一鄉。頌聲偏國。法施及人人。自供養何必取玉堂金馬。恣其揮霍。耶若云鄉黨局面狹小。不及省邑都會。威力赫濯。此亦不然。學佛之人。道德盛者。往往達官歸仰。王侯崇拜。

且威勢每於未得時。渴望弗已。及既得後。不惟索然無味。方又悔之。如蘇子瞻之詩云。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段恨未消。已到原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此稍於名利有經驗者。皆能得此種感想。既知已經驗者。必有此感。則未經驗者。何必定須親嘗。以此開示患病較淺。或腦筋銳敏者。當能豁然心開。翻然改圖。

然有病患太深。或思想複雜。自作聰明者。復謗此爲消極主義。不離厭世之流。彼於佛法未得正確信根者。或聞其一言而竟自餒。此尤佛化之大忌。如此當直舉佛法之極名大利。無量威勢。榮耀以降彼。井蛙夏蟲。夜郎自大之邪心。昔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云發憤。卽包有學時習而悅。朋遠來而樂等義。忘

食卽有學不至穀祿在其中之義。旣談道論學。自無不遇之憂。老之將至。亦樂極而不自知也。不似世之熱中利祿者。竟爲憂苦而老。悲觀畢生。昔李充說論語亦曰。葉公問之。將欲致之爲政。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覲。覲江熙亦曰。葉公惟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

今之學佛者。若對昏醉勢利之徒。直須舉揚能代佛宣法者。大梵天王。帝釋。諸天之尊。尙在左右侍衛。以供驅遣。故名。人天之師。若世間自縣知事。以至大總統。其享受之衣食住等。尙不及六欲。天中賤奴下婢。萬分之一。何況其他。今若使學佛者。降求自大總統以下之官。是不啻降九五之尊。而求爲溷廁之蛆。愚癡可憐。孰過於此。此自悟則志尙高。大道德隆。崇不爲在官者所侮。且令富貴者自喪。以此悟人。則人格日尊。人才日出。使貪鄙者絕跡。清廉者益衆。庶幾移風易俗。默化潛移。則國家之戰爭可息。而世界之和平可望矣。

廣救國論

大圓向者悲念時艱。作救國新法談。聊爲攻毒之要劑。然僅據一端。義尙未備。今讀十善業道。

經知卽此足以徧治萬病。義少漏遺。本此旨立論。名曰廣救。願有心世道勤敏國事者。見此勿存畛域。語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聊獻狂愚。以祈聖擇云爾。

世人疑佛法不能救國者。每以佛法太高。不能普及齊民。或以縱普及而偏趨出世。有礙世間。斯皆闡於佛法權巧方便。若達方便。既能普及。亦能完成世法。而漸導出世。世人多昧此義。今爲演述之。經云。人修十善。則國家大治。是十善業足以救國之證。而十善業道經。佛爲龍王說話曰。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得成佛。是說十善雖爲人乘。隨順世法。又可回向善提而入佛乘。統五乘世出世間。而無不攝。大哉美矣。救時世之萬應如意藥。詎可不知耶。

夫人之處世。不外身口意三業。起心是意業。曰貪瞋癡。出言是口業。曰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舉動卽身業。曰殺盜淫。此十惡業。不爲人則已。若爲人則決不能出此範圍。試思自總統以下。至於齊民。從黎明開眼。直至夜寢。孰能免此。卽夢中亦復難離。蓋吾人有生。卽須衣食住。人滿爲患。而三者。有限。量勢必求謀而起。貪業謀而不遂。則轉爲瞋癡。而相侵害。爲民上者。雖曰經營國家。若捫心自問。果能舍己從人。不爲身家妻子計者。在古盛世。千中難得一二。何況今日。亦以衣食住三者所迫。所謂人非堯舜。誰能無過。旣不能不動意業。則自意業增上。卽起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諸

口業更引起殺盜淫等種種身業遂致人與人爭家與家爭族與族爭漸及一邑一省一國殺人盈野流血徧世其傷心慘目不忍言狀之惡境皆起於斯人之三業矣。

三業既爲人類之根本人類復爲創造國家之根本三業善則人類善而國治三業惡則人類惡而國亂是故居今之世相今之時而言救國則莫如從三業救起然斯爲已知國家有十惡之病宜對治以十善之藥者若猶未知施以善巧方便則受病者未必肯服藥法華經云諸子飲毒不安心者見此良藥即便服之病盡除愈其失心者雖與其藥終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今人飲本國五欲等種種舊毒復飲外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等一切新毒其狂亂失念較法華所言猶有甚焉如無方便雖有續命湯豈肯信服。

方便云何卽昔日慧遠大師所倡與今日佛學大家所宏揚之淨土宗是淨土宗者但須念佛雖下愚皆可普及又以世人舉足動念卽有三業最難防禦惟教之念佛則向者意業雖皆貪瞋癡今以念佛故遂不暇貪瞋癡而意業清淨向者口業雖多妄言綺語惡口兩舌今以念佛故則不及妄言惡口等而口業清淨向者身業雖積殺盜淫今以念佛故亦不得殺盜淫而身業清淨大乘起信論曰一切衆生從本以來念念生滅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未念佛前無不妄念紛紛造十

惡業國安得不亂。今因念佛之故。以萬德佛號佔據三業。不復能發生十惡。十惡不生。卽名十善。况加以念佛功德。亦是十善業道。經所云。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國安得不治乎。

至佛法之深者。如性相等宗。須得利根。或宜屏除俗務。而致力遂難普及。而救濁世亂國。亦不能如此之效。惟此法。不論老少賢愚。貴賤閒忙。一面作務。一面念佛。隨所作務。隨淨三業。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止惡行善之切。莫切於此。

又惡止善行以後。煩惱消除。菩提增長。志意通泰。漸能担負家業。爲法王子。終不止於化城。故此法。不惟濟度中下。亦能廣攝上根。不惟救一國一時。亦能遠及末劫。度一切衆生。成一眞法界。此云救國猶小試耳。

問曰。此雖治本之方。奈國勢危急。不治標恐亦難救。答曰。有法相宗說萬法唯識。能攝今世之科學哲學等。又菩薩修行六度萬行。能隨順世間衆生。無病不治。斯爲以佛之治標。法濟以前之治本。則百病皆愈。萬舉萬全。若世人以意識卜度之。哲學結構。露電泡影之科學。又濟以種種爭名死利之邪說。愚者疑是治標。實則本標皆潰。復何望救。問如子所言。審今國勢。施行云何。曰。始自學校。漸達官吏。徧及齊民。草上之風。責有攸歸矣。

建設新淨土

古人說念佛分理念事念二種。以但持名求生極樂者爲事念。復能通達卽心自性者爲理念。吾意不然。以彼所說理事二念皆是理念。非是真正事念。真正事念云何。卽吾所謂建設新淨土念。云何建設耶。謂先從一身建設起。此身是五蘊和合的。假者是衆生的。住廬亦是五濁的。穢土本是空虛無有的。實有的只是一心。但將此心念佛不念一切我。我所法名利恭敬及色聲香味觸等五欲。此身已建設成了淨土。猶不可徒安住自己的淨土。不顧他人。於是上說父母告訴他淨土如何快樂。彌陀佛如何慈悲。念他卽能離苦得樂。父母信了起行念佛再教伯叔兄弟姑嬖妻子等。世間盡苦無有快樂的事。惟有念佛生淨土是最快樂的。是永遠快樂的。是全家眷屬常享富貴團聚天倫之樂的一家都信了。皆起行念佛。又須知雖念佛而仍就父子兄弟妻奴等各盡其職。整理家務。但加改良。不相奪倫。都是念佛。又都是一心不亂。一家雖造成淨土。猶未穩妥。必須教化同住鄰里鄉黨。皆照我一身一家的辦法。最好是農人出作入息。教他心念口言不離念佛。工人制器。利用心念口言不離念佛。商人交易貨物。心念口言不離念佛。讀書士子只管讀你的四書五經。學你的各種科學。但不念阿彌陀佛。不建設了一個新淨土。則你在現前的刀兵水

火。等。大。劫。中。過。日。子。定。然。要。你。讀。書。求。學。不。成。彼。若。反。問。阿。彌。陀。佛。有。何。能。力。能。免。我。等。的。大。劫。則。告。他。阿。彌。陀。佛。能。爲。你。建。設。一。個。新。淨。土。使。大。劫。不。能。侵。入。的。你。若。念。他。他。就。來。爲。你。造。辦。但。要。從。實。事。上。念。如。行。一。步。路。作。一。樁。事。說。一。句。話。皆。帶。一。句。或。數。句。阿。彌。陀。佛。士。子。向。來。爲。四。民。之。首。若。信。行。了。造。成。了。新。淨。土。又。加。四。面。空。氣。皆。是。嶄。新。的。微。妙。香。潔。并。無。爭。名。奪。利。你。詐。我。虞。的。惡。空。氣。夾。離。在。內。如。是。隨。眼。所。見。皆。是。七。重。行。樹。七。重。欄。楯。金。沙。布。地。等。隨。耳。所。聞。皆。是。迦。陵。頻。伽。演。妙。法。音。等。世。人。夢。想。的。新。村。還。未。出。現。而。我。實。事。求。是。的。新。淨。土。公。然。見。諸。實。事。了。

現今講社會主義的。要闢新村。其志可嘉。亦很像我的新淨土。我狠贊成的。無如以空手去拔沈溺。其志雖可。其道則不能。我因隨順衆生。欲成就他們的志願。今開闢新淨土。正好與他們合辦。就新村的辦法。各作一切事。以勞動其身。再以念佛法門。參入一切事。中以安樂其心。須知世人主張勞工神聖雖好。若但使人勞其筋骨。無有安心之法。則成了乾燥無味的人生。決然不能持觀墨子法禹。主張勞動的。因主張大過。連樂都要廢了。既無妙法安民之心。故彼空有志願。富世久。試除其幾個徒衆信行外。無人肯行。後世既尊孔孟。拒絕楊墨。道漸漸消滅了。以此談來。我勸現今時髦及青年。主張闢新村的。或主張勞工神聖的。趁速方便。歸向佛法。從佛法中探取念佛。

法門的大妙。用來將新村勞工等加入念佛。從新改造身心。並變共化爲新淨土。則諸君之理想立現。事實而阿彌陀佛慈悲救世之願亦遂。豈不大快耶。

又言闢新村者。但恃自己力量奮身去作。稍似螳螂當車。障礙既多。終難遂願。即或有同志多人實行去作。勢力有限。成了一小村。已費盡畢生心血。何況中國之大。何況世界之大。所謂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不久將成中道而廢了。我之新淨土則不然。既有阿彌陀佛的大願力攝受。又加自己的本願力與之相感應。道交自他同舉。無論何等魔障都要降伏他消滅他。所以我信我的新淨土一開了工。遂如長江大河之水沛然莫之能禦。任是何人不能阻撓我的。須知我的心願中本自無始以來早含藏了有漏無漏的種子。瑜伽師地論亦言。生欲界的衆生。即有色界無色界的種子隨逐。生色界的衆生。即有欲界無色界的種子隨逐。生無色界的衆生。亦有欲界色界的種子隨逐。但此三界的種子中都包有有漏無漏二種種子。若盡力發揮有漏種子。使起現行。則造成了三界的正報。依報統名爲娑婆五濁穢土。若盡力發揮無漏種子。使起現行。則有漏種子消滅。亦造成了極樂世界的正報。依報名爲淨土。今建設新淨土。勿容他求。即教人人發揮自己的無漏種子。雖瑜伽論說有等衆生缺三種無漏種子。名曰無性。不過就障染最重者言不

能奮力發揮自己的無漏種子。就說他是無性。並非說他決定是無漏種子的。惟彼以障染重者斥爲無性。亦可由現行之熏習力去其障染。我今闢新淨土的念佛法門。即是以阿彌陀佛的本願不思議熏習力及自己念佛的不思議熏習力兩力同熏消融障染。使無漏種子顯現。當前盡變成淨土。但須知各個衆生的種子都是徧法界的種子。既徧法界種子。若有一衆生種子起。現行則其熏習力亦徧法界。由是一衆生發心念佛。祇要發願攝徧法界的衆生同念。則徧法界衆生的無漏種子盡被熏習。同時盡要起現行。同時念佛了。是故我之新淨土並不似新村家。定要向外面處處去求人。只要發願與衆生同念。則彼衆生決定就要隨喜同念。所以我於去年發起法界新蓮社。但以阿彌陀佛爲社長。要法界衆生同念佛往生。就是這翻意。不過前因機尙未熟。稍有密意未發布。今闢新淨土。則直欲達到法界新蓮社的目的。發明種子熏習義。簡直就要從這現前的五濁惡世建設起來。

專習淨土家。聞吾要開闢新淨土。卽詰難曰。汝闢新淨土。意似主張維摩心淨土淨之義。只要這些衆生念佛以淨其心。就名淨土。彼等不明道理的。必定疑無真正的西方淨土。及阿彌陀佛了。豈不有謗法之罪耶。答曰。難得足下一言。正恐彼等誤會。是必再三申明。我說在此方闢新淨土。

定要請阿彌陀佛的不思議熏習力是明告你有真正實在的阿彌陀佛了。你若疑無阿彌陀佛。則你自己亦是沒有了。又既認定有阿彌陀佛。則必有所住的清淨國土。是明告你有真正實在的極樂世界了。若你疑無極樂世界。則你現在所住的地方亦是空虛了。如此切實申明。不怕他誤會。若決要誤會。就是佛說的焦芽敗種。永久不能發生了。不過以我新淨土的不思議熏習力。總不許有一衆生逃出我的範圍外。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這是我自信十足的。亦望各位自信十足。不要多心俗語。皆說有願必成。何況我輩本阿彌陀佛的不思議大願。作去。老實說一句。七寶池中的蓮。早已發榮滋長了。只待花開。見佛復何疑哉。

正念三昧論

大乘起信論曰。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吾人爲具縛凡夫。終日之間。念念生滅。雖欲除遣妄念。愈盛況除念之念。亦成妄念。唯我佛如來。有勝方便。教人住於正念。正念者。謂不念一切。惟念一佛。念一佛。則諸念悉除。是名無念。爲宣我佛廣大慈悲。普度有情。同出苦海。遂作此正念三昧。

夫世間出世間一切事皆由一念而成。丐者日夜念乞討故成就爲丐。盜淫日夜念竊掠故成就爲盜。賭者日夜念輸盈故成就爲賭。嫖者日夜念姦淫故成就爲嫖。農者日夜念耕種故成就爲農。工者日夜念雕斲故成就爲工。商者日夜念貿易故成就爲商。乃至富者念財帛貴者念功名。念學問者入學界。念政治者入政界。念海陸軍者入軍界。但有斯念隨念皆成。此猶世間法也。出世間也。亦何莫不然。

如有人念念在三塗則死必入三塗。念念在修羅則終入修羅。念念在人則仍歸人道。念念在天則上升天道。念念在聲聞緣覺則成聲聞緣覺。念念在菩薩則入菩薩地。念念在佛則決定成佛。或問念下則如水下流。念上則如逆流而上。恐難如願。答曰。此亦不然。如念財帛者念或不專。或無忍耐力。稍不如意轉而他念。或時念時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故名雖念財帛實不得富。念功名者亦然。若念不專則不得貴。念若專一則儒書亦言有志事者竟成。志卽是此念字。

念佛者或疑難得成佛。轉而念菩薩。又恐不成。轉而念聲聞緣覺。又恐不成。轉而念天人。又恐墮。三途人無願念三途者。因畏念之過。或墮三途。世人因毀念佛何以墮三途。不知初雖念佛。經無數改變。至念三途。猶歸咎念佛。世間豈有此理耶。

至念下等事。因同類感應。則有惡魔邪鬼相牽。故易墮落。如水下流。實則念上等事。亦以同類感應。有佛菩薩。加被護持。上升亦易。如念阿彌陀佛者。則彼佛曾發四十八願。接引此土衆生。其念佛成佛。尤萬無一失。惟念不專。一時佛不來。加被魔鬼。代至。或牽入他道。亦猶念三塗者。念不專。一時魔鬼退位。有他吉神來引。漸得上升。其理如秤兩頭低昂時等。了無差殊。

或問念佛專一。決定成佛。理固可信。彼三途苦趣。縱有時畏念。豈有念念不離者。何以世人多墮三途。答曰。世人雖不念念三途。而於所行所爲。隨處與三塗報合。故得墮三途。

以是義故。所以念佛亦不專在念佛名號。尙有觀念參念念佛相好念佛功德念法念僧念戒念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念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乃至孝順父母奉事師長讀誦大乘經典等佛者覺也。但發念行事與佛覺符合。皆得名爲念佛。

如是念佛不可以相求。亦不可以非相求。吾嘗提倡一心念佛。而有時登高臨深。仰觀俯察。有時迎賓待客。搬柴運水。有時憧憧往來。與俗浮沈。有時諷誦經咒。研究法相。世人或問一心念佛。何此多事。吾謂此等諸事。正甚一心念佛。但世人作此等事。念在此等事上。不與佛契。不名念佛。念不契佛。不惟念此等事。不名念佛。卽日日持佛名號。亦不名念佛。吾以全身置佛體中。聊以此等

事顯佛之用。故雖不念佛名號。而無處無時。不是念佛。

或問念佛在除妄念。欲古人教閉關念佛。一書一像。屏絕雜物。今乃讀誦經典。起六度萬行。何能專念。答曰。世人有種種病。宜治以種種方便。初學念佛。恐念不專。故屏絕雜修。有時因閉關專念。雜念轉盛。則宜讀誦經典。所以分別種種雜念。探取正念。遊行諸境。亦以實驗。眞妄譬如捕盜。若不探彼巢穴。何能得盜。

或問念由心起。念本是妄。故禪宗亦重無念。答曰。念佛之念。如第二月。雖起於第一月。眼翳除時。仍歸第一。又如水上之波。風止息時。波仍是水。念佛亦然。念雖是妄。妄不離眞。

至禪宗雖說無念。然其初念話頭時。三五七年。乃至十年二十年。何殊念佛。惟念話頭。須妄念息。乃得無念。念佛者。則所念是佛。佛即是念。念不異佛。佛不異念。直切了當。難可比擬。

吾向爲念佛方便。作三字訣四字訣。已爲方便中之最方便。簡切中之最簡切。今悲愍衆生業重。發心爲難。晝思夜維。忽於般若海中。發現此正念三昧。成佛之速。應無過此。若一切衆生。見此猶不能發如此心。作如此念。或雖登心時。念時遷。或一二衆生。一家一國衆生。能念而不能普及十方世界衆生者。則吾將效普賢菩薩。化微塵數身分。住微塵數國土。於一一衆生前。現一一身。以一身持此三昧。教一一衆生。雖云衆生不可思議。而我之此三昧。亦復不可思議。



A541 212 0017 82478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務大綱

(一)宗旨 集合信仰佛教民衆研習佛法自利利人並
本國民革命之精神實行大乘之教義輔助建設社會事
業隨力舉辦慈善協濟等事項

(二)林址 閘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三)林務 (甲)文化部 1學校 2平民識字補
習所 3孤兒教養院 4圖書館 (乙)宣傳部

1演講會 2研究會 3出版處 4流通處 (丙)

慈善部 1醫院 2施診給藥處 3平民工藝廠

4賑賑協會 5放生會 6公墓 (丁)修持部
1皈依處 2禪定室 3蓮社 4茶毘場 (戊)

總務部 1林友處 2收支處 3會計處 4文
牘處 5交際處 6庶務處

(四)設備 佛殿 演法堂 祿位室 蓮位室 第一
小學 施診給藥處 圖書館 流通處 藏經室 紀
念室 念佛堂 舍利室 禪定室 靜修室

(五)林友 (甲)普通林友 每半年至少繳納林費
洋一元 (乙)贊助林友一次繳納林費洋三十元以
上者 凡志誠修行欲入本林而無力繳納林費者由本
林理事會通過得准予免費

(六)收款 一切收款均由收支處填給正式收據爲憑
捐款指定用途者決不移作他用

(七)附則 各界善信蒞臨本林聞法念佛或參觀者概
所歡迎惟必要時得僅以本林林友爲限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十八年九月再版

世界教育示準一冊

每冊大洋一角

著述者 唐大圓居士

原印者 上海閘北新民路
世界佛教居士林

發行者 暫設世界佛教居士林內
佛學書局

印刷者 國光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六七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